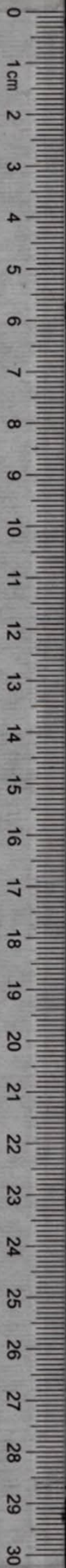


清虛堂集

時生答



436
2457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清虛堂集

坤



青雲園集



五

清虛堂集卷之三

書

招道人

與皓首三友鼎坐草堂時步出門江月松風清談而
已公來此則可足四皓翁

上退溪相國書

月日某謹再拜上書于退溪相國閣下某常以閣下
清寧高格擬為魯山太華而望梅傾葵無日不勤忽
承令筆寶軸一幅如得髻珠感謝無已頂戴無已巾
國禪房永以為玩又矧集字短章非徒字畫端正意



思響亮以開後學用心之規法尤感尤謝伏推鈞鑑
上南溟處士書

月日某白一別江亭五見飛螢望風懷渴良不自已
某遠借恩光依舊守壑而已今承集字寶軸與親筆
短章一幅字健意清可啓後人之心目尤感尤感雲
烟杳杳不知何日更扣脩剡以聽風語而洗髓耶人
事喜乖不勝悽然伏惟頷可月日某三熏心九頓首

上鄭玉溪書

某人之來伏悉起居蔓福少有柳營之寢喜憂交駢
不忘朝夕即今尊况若何踈闊左右幾至十年臨風

見月聊以自慰而已又聞閣下為止師多助賻儀俾
之厚葬云感感謝同極同極其在宗之日與尹判
書春年少有開手之分相忘貴賤者久矣丁巳春彼
借華嚴我借杜詩易地相看限三年相還之約厥後
我入頭流彼在都市音問漠然幽冥忽隔負約哀痛
哀痛今尹相有二郎索杜詩於我懃懃懇懇柰何柰
何聞其杜詩貴胤借覽云未知可否然則命送急還
其主幸幸其鬚鬢都雪心志亦灰佛書已作眼塵况
有意於風騷外記耶許多相思之苦非紙墨能窮只
此伏推尊恕謹此拜上追恐貴胤速登雲路頭達門

庭日夜伏祝

答師兄書

送日彌久憶師之心盈天塞地潜然反覆南望何極
剥啄一聲呈玉書者乃君子之使人也仰擎披閱雖
非親筆蘇可足蹈從此減平日之憶心也喜不自已
然不如目擊快說箇中消息無陳積年阻懷已此出
於中情非外飾也伏惟尊恕

寄珠山人

憲極見書稍弛懸懸壽公之東亦見知其厚送慰慰
我年來衰病俱深死生相鄰雖數送歸心其如不能

行何也左右之人以楓嶽之煩亦止之行李之決然
固知甚不易也然彥和何不一來耶多怪多怪公須
與和同議頻通音信至佳諸山學者豈無光彩今秋
欲往功訃然亦幸山中之請年年月月如是尔只此

寄鑑湖

蓬萊故人隔幾千里遙山點點月明滄海白雲黃鶴
杳無消息何時風雨夜共卧松下石天氣稍暖願言
珍重臨紙多懷不能宣備

招禪子

老夫月下杖藜頻頻顧影而已時復向南落鴈邊聲

清風堂集卷之三
三
不堪聞也

蛩邊夢破身卧萬疊山中奈何奈何

答離幻禪子書

市虎裙蜂理固然也許多風舌千萬勿懷

答印悟禪子書

燈花喜鵲虛卜多時刻啄扣門不知何日

寄全師

南北不相及盡中山水耶咫尺萬里徒望奈何先寄
隻字者要使信不斷爾

答慎郵官書

衰病中發孤笑山人之幸也隔虎溪三十里立馬頭
書亦閣下之不幸也山人與閣下雖無半面之分閣
下為山人憑寄一問三笑遺風尚不泯也實深感佩
山人肯未能樁筇戶庭間况聯殘百曲壘嶂千重勢
不得會話徒望之奈何尤可恨也山人雖不及廬山
之人以閣下為彭澤之令也惟照謹謝

上退休相國書

月日某謹再拜上書于退休相國閣下某人之來伏
悉令遭不哭之患某遇無服之喪疊哭哀哀同極同
極翌日疾足向南於嶺南及至五日程則病勢尤

劇不獲已舉于還山益增心熱因得眼疾者幾至半
年矣若蒙令息以保頤命則勢可再拜于令庭據盡積
年之鬱矣伏惟令鑑萬藤無盡姑不縷羅謹此拜上

答頭流子

鶴舞龍眠必得山海然後隨意自在余亦當遐想金
仙引頸西山高拂春風之袂決定千里之行倘得清
閑願垂相訪

丈夫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
在天地鬼神亦隨之故云天地不能奪匹夫之心此
也寧死心上工夫以打破漆桶為期

答王溪書

秋霖尚酷死生相鄰忽蒙尊賜命全身完感拜感拜
但蔬添玉食芻添輕裘恐必折福呵呵圖南本意切
欲會話同床傾豁肝膽今乃至此人事好乖天也奈
何今年不熟凶荒太甚云山人為足下愁亦不少餘
臨紙茫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只此

答朴學官書

承悉尊意慰慰走身有引蟻之腥豈無報然當欲遠
入西山泯迹終身為意却羨左右陸沉銷聲也然通
人達士則何論城市林泉耶前言戲之耳霄壤雖云

清虛堂集卷之三
一五
異處冀須守道珍重不宣謹拜復

道家吾喪我者單言無我中又無物此遺其非也雖
存空寂之體而闕自性靈知之用也禪家渠不是我
我今是渠者獲明無我中真有我此現其是也空寂
体上亦不昧靈知之用也故曰莫言無心云是道無
心猶隔一重闕者皆指此也今口義引證者只以渠
不是我取其語勢大同而已故林氏以此等闕寂字
末句結之左右若無一隻眼則不能辨此同異之妙
也如許道眼為左右深賀深賀大抵諸子或言無心
或言自然至於或言性或言理或言道或言心云云

者皆一段死語也禪家異於是凡所示一句皆具心
 也性也道也理也體也用也凡也聖也圓融無碍一
 時無前後雜文雜字故曰不思議活句也云一句者
 人人現前一念也一念者我本覺真心也今參如是
 活句者如樹子佛性沒理路沒義路無摸捺底上用
 工疑破漆桶則千疑萬疑一時破也云云皆以此也
 死活之句如是分明左右意如何幸一覽付丙丁為
 佳餘不縷羅窮通二韻乘休詩黃檗再
三次之如是如是易之

答朴秀才書

承書慰慰所示古詩二首答句下注脚幸一笑為妙

鏡中萬像元非實花莫眼心上些兒却是真道幾須就

這些明一貫吞下莫將形影弄精神花莫眼

學如元凱方成癖一教得文似相如返類俳得獨立

孔門無一事眼橫只輸顏子得心齋更疑二十

公之書中曰右詩半知半不知且些兒二字尤不知

乞須示破云山人有問不可不答各句側脚須子細

看過癩莫草草些兒二字心之發語之端指自心上

寐知二字義也格致忠恕誠也敬也上章第三句具

焉又莫騎牛更覓牛也人世養生之妙下章第四句

亦備焉忘人忘我忘是忘非虛而應物若明珠之在

掌上也公其知此意耶但不聞其義而問其字無乃
蔑山人耶又書中云若不入如來地不可訓學者此
語尤可笑也世人得孔夫子然後皆可學乎世無夫
子公何處學心齋之句乎一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又曰以先覺覺後覺此皆渠家之語也後學必
無生知之理不遠千里尋師立雪或兩淚悲泣者有
之若有道君子則不忍緘口結舌也譬如暗中寶無
燈不可見也大道無人說雖慧莫能知是何意也明
師在堂如明鏡當臺胡漠自現虛而來實而往自欣
自悲何預於我也如一燈傳百千燈也大抵知其人

然後議其人也。不可以聞人言而取人也。公須勿發
輕言，勿以自慢，頻扣守庵之門，乞受攝心之方，以得
妙為入門也。守庵渠家守道先生也，深有刮眼底手
段，亦莫尋常草草看。呵呵，以有開手之分，故不覺信
筆如許縷縷，亦恕之。

答楊滄海書

惠布依數依標，跪受感賀。感賀所示隱山碑庚申辛
酉間白雲僧印而贖之。儂嘗聞有察識云喜而閱之
了無道說行跡，亦無識說。只論東國地脉設禪補事
而已。大畧書送，今欲印送。此山雲霧常常浩浩，苦雨

浪浪不止未得印之待秋晴可印矣然後日雖見木
碑其文義亦不過此也又識書數十言雜人傳曰白
雲山西麓下有埋碑也人不得見云此亦道聽途說
不可信也又傳曰埋碑云辰戌亂年未息又云子丑
與寅卯亡云云此尤可笑也道誥後幾經辰戌幾經
子丑也此孟浪之說有識君子當不可取也大抵與
亡盛衰天地之數也有道人則胸中各有一段龜鑑
若觀天察地相其時風則庶可知明矣千萬不取外
議可也唐一行禪師嘗曰洞水逆流則傳吾道者果
門人記其言一日門人走報曰今日洞水逆流矣一

行聞之即具威儀出門外我國道誥忽來參行曰待
之久矣何其遲也相與大悅即迎入留數月誥盡得
其術而告去行別曰吾法東矣珍重珍重仍寄一封
丹書而誥曰慎勿速開囑王氏家待七年後開示可
也誥奉其誥到松都宿王隆家仰觀天象俯察地理
歎曰明年必生貴子以救塗炭之苦隆聞之倒屣而
出明年果生王建太祖此道誥之行蹟也隱山碑畧
曰一行囑道誥云

佛者大醫王也以之治身則灾病消以之治心則煩惱
惱亡以之山川土地則凶害寢為吉利禪補之設比

如艾也且艾者為世良藥無病者見之如糞土雖在
家苑無事於采也若有病者則不然得善醫者艾之
則沉疴之頓愈捷於影響雖萬金之重無得比焉者
以其效之有神驗也汝東國三韓群山竟其險衆水
爭其奔或有如龍如虎之相鬪者或有如禽如獸之
飛走者或有自彼而來攻者或有斷微而不及者比
則多病之人也故或作九韓或作三韓互相侵伐兵
革不息盜賊橫行水旱不調者皆以此也汝今以佛
法為艾而醫之於山川則若缺者補之過者抑之走
者止之背者招之賊者防之爭者禁之善者樹之吉

清虛堂集卷之三
九
者揚之觀其痛痒之地勢或豎浮屠或設塔建寺至
於三千八百餘所則汝國山川病咎無不潛伏此裨
補之設所以為療病而作也如此然後汝三韓可渾
為一家盜賊可化為新民至於風雨順時人民和淳
也後之王臣若不知治平之政妄為無益之事以煩
家國不如姑去之以觀其吉凶何異乎病者忌其醫
曰妄用無效之藥以殘吾生不如姑去之以觀其痊
否之歟及其危沒悔之何及哉

上玉溪子

苦思苦思之至一幅情書六種珍味忽至于雲山中

老眼忽明枯腸忽充其惠出於故人之心念及於此
喜淚悲淚適相交願自不能禁也一器貴餅供養滿
堂衲僧衲僧各各增壽福祝願無盡無盡以此想迓
新益增壽山福海也深賀深賀向蒙恩渥已洽於骨
髓尚不報萬一常自感荷又况綿綿疊疊曲至於此
言窮意絕難可下筆新舊半夜已披星甲無復可延
可憐可矜彼此應同之示切又切也返思六十年前
事倏若一夢也不堪依依走雪髮灰心了無世念為
蓮花世界益自著忙尊庚其亦如此耶此中論宗不
論虛千鍾駟馬畢竟無益須夢幻浮生萬莫留意傾

清風堂集卷之三
心極樂是余所望所示之疾走曾經也若此久而自
消勿以為慮只怪年同氣同出此疾之同也所惠高
山放石招二禪子一試之忘却數十年話頭不覺舉
迦葉舞袖亦禪家一段奇事也呵呵謹此謝拜庚辰
元月庚辰清虛子進庚辰王溪子

上頤庵

久絕音信常常鬱鬱其衰病日增勢不保血囊益用
棲感此中某有八十老兄常欲見某詩者久矣今送
小幅八帖勤勤不已義不敢拒情不可忍某雖有遊
方時所咏八絕而其如拙筆何茲以右幅左詩并呈

于左右伏乞令母惜一揮生光生光此拙詩必因健
筆加持之力定動老眼定發清興則亦令之一大仁
也更須曲恕

答行大師

心朋非面何假外樣詩魂鶴骨宜老於松竹之上然
一身如葉當南方衆竅之風雖欲泯聲其可得乎因
此欲泯迹西山助白雲秋水之興

答融禪子

大抵行止非人力可及宋犢塞馬禍福難必南北之
行臨時可決昔邾子好潔補衡持枕袞彥道擲標蒲

清虛堂集卷之三
十一
王籃田踐雞子亦類是也不可不察青山白雲處處
如一大丈夫行樂只此而已

答信道友書

前日匆匆公須莫在墻下不得情談者只恐伏隙而
錄語之螻也水邊不得坐久者亦恐含沙而射影之
蟲也此吾所以忙忙默默者也幸恕之

上願庵書

近日令體若何曾聞風沙萬里恨咫尺長門愁失意
則同也今亦遠西近東益增踈闊愆苦則均也天也
奈何天也奈何雖有後期更不知天意又如何茫茫

心緒都付歸禪之舌伏推堯仁采納因祝令體萬安
記

頭流山神與寺凌波閣記

世稱海中三山頭流居其一也頭流在吾東國湖嶺
兩南之間也山有寺焉其名曰神與寺也寺有洞焉
其名曰花開洞也洞天狹窄人若壺中之出入也東
望則蒼莽一壑乃青鶴洞也青鶴在焉南望則江上
數峯乃白雲山也白雲生焉洞之中又有一村數五
家居焉花竹亂曠雞犬相聞其居人也衣冠淳朴毛
髮亦古治生只知耕鑿而已會訪只與老僧而已洞

之及於寺之門也南行數十步許東西二溪合為一
澗而清流觸石曲折有聲駭浪一翻雪花千點真奇
觀也澗之兩峽數千石牛石羊卧焉此物初天必設
險以秘靈府也若冬冰夏雨則入不得相通深以為
病也嘉靖辛酉夏山之德士玉崙也囑道侶祖演以
澗峽所卧石牛石羊鞭之為柱而架一層長橋橋之
上起五間高閣各以丹雘彩之同以紅流名其橋凌
波名其閣其為狀也下有黃龍之卧波而上有朱鳳
之飛天勢同端禮之龜閣而迥異張儀之龜橋也山
僧到此活於禪定騷客到此惱於詩句道士到此骨

不接而直馭輕風也於是崙演二師寄心於寥廓托
身於浮雲策杖時出或閑嘯其間或啜茶其間或偃
卧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且也其閣也身登百尺有
摘星趣目豁千里有昇天趣孤鶴落霞有滕王趣天
外三山有鳳凰趣晴川芳草有黃鶴趣落花流水有
樵源趣秋多錦繡有赤壁趣迎送佳賓看虎溪趣又
有負者戴者耕者釣者濯者浴者風者咏者至於觀
魚當貝月者皆登斯閣而莫不得樂其樂焉則其閣之
助人興也不淺矣方且當風雨雪水雪涉者不勞褰裳
則濟川之功亦大矣然則一閣之成衆樂具焉奚必

曰賢者而後樂此也耶第恨古之天秘靈府今二師
喝雲開出遂使山也寺也洞也澗也率難逃名於人
世也雖然安得維摩手段引此閣而化為千間萬間
以至於無盡間大厦而廣庇天下人也哉嘉靖甲子
春記

智異山覆磬寺重創記

古之洞精儒釋博達內外者脫履功名一瓢忘貧與
天地並立與神明同往或與無位真人為之遊或與
無始終者為之友不得已而後應之則育萬物和天
下以隻手能致君於堯舜之上視之猶如反掌焉自

憂其憂自樂其樂奚暇非儒非佛非佛非儒相讎而
相非乎我國崔孤雲與真鑑是其人也孤雲儒也真
鑑釋也真鑑建刹始鑿人天之眼目孤雲立碑廣出
儒釋之骨髓呀二人之心一種沒絃琴也其曲也若
春風之燕舞其調也若綠柳之鶯歌一經一緯一表
一裏而相資耳自漢唐宋以來碎儒釋之虛名樂天
地之大全芒乎芴乎超然獨不顧者其唯此二大人
歟然世遠人亡名存事去精剝凋殘枳棘之林龜碑
剝落樵人之手嶺猿哀嘯谷鳥悲鳴而已嘉靖庚子
春山之道士仲暹者杖屨其間摩挲古碑喟然太息

曰昔者神禹之九鼎周室之石鼓漢庭之仙人晉
家之銅駝是皆物之之類而或一時寶不寶者必有
物之遇不遇如何耳今孤雲之碑雖云至寶而反為
不寶之物是不遇之故也以其重修事進于朝廷朝
廷大臣咸曰可然後禮曹馳立禁標以五里許勿使
火伐三年之內居民自化惡鳥葦音落花流水完如
昔日焉於是重葺八詠樓三間碑前碑後築石以臺
之引流以塘之月夕風朝賞蓮者竹而獨自逍遙焉
山之雲水釋慧修者亦深信正法以三寶為己任者
也癸卯夏既見真鑑之古剎志欲重創廣募檀越不

穀年中先立大殿次建金堂與東西二方丈因設落
成之會明年又設兩堂之會吁巋然殿閣狀若天宮
也於是八詠樓之清風更醒于孤雲之仙骨靈溪水
之明月再騰于真鑑之禪燈也或息心之人萬里風
趨或養氣之士六合雲歸落霞蒼茫之外湖上孤峯
半有半無白雲紅樹之邊一雙青鶴閑往閑來此亦
靈磬寺之大觀也嗚呼已隱之月隻手捧之者遲也
既盲之目金篦刮之者修也何也使學佛者得如真
鑑然後知儒之所以為儒使學儒者得如孤雲然後
知佛之所以為佛故曰知真鑑者莫如孤雲知孤雲

者莫如真鑑也世無孤雲仲暹是也世無真鑑慧修是也然則上二士鳴於前下二人傳於後其笑前後相應遠近相照也亦可謂千載之下子雲朝暮遇之也雖然名者宗之賓非孤雲真鑑之所取也善言儒者非也善言釋者非也善言儒與釋非也者亦非也何也求其宗而已夫嘉靖己酉春記

奉恩寺記

有客也風雲為氣也江海為量也日月為眼也春秋為息也踏著於盤古之頂也而顧眄於無窮之域也到此寺也而記其事也登殿閣則可納涼也臨翠池

則可銷暑也賞蓮而香觸鼻也觀梅而月入窓也漢
水在左而貫東西也巨路在右而通長安也由是繫
船也繫馬也客之喧動也日無窮也主之迎之送之
也亦無窮也南別室纔捲席也而東別室又設筵也
食几未撤也而茶床緇排也炊萬鼎而終朝也春百
石而一旬也其為客也或恭也儉也醉也醒也瞑也
喜也凡態度也莫得而狀也然其為主人也於眼有
不著色工夫也於耳有不著聲工夫也故言辭動容
也必有一態度也嗚呼富貴者人之所同好而亦人
之所同惡也貧賤者人之所同惡而亦人之所同好

也今也主人以貧賤之身得富貴之名也奉恩也無
是非之身得好惡之名也亦奉恩也古人云文豹之
灾者為皮也今之奉恩也亦主人之一皮也雖然富
貴也貧賤也是非也好惡也其在於主人之身上也
如浮雲之在大虛也噫聞主人之名者徒知主人聲
色之樂也而不知主人離聲色之樂也見主人之身
者徒知主人離聲色之樂也而不知主人身聲色之
樂也主人者誰曹溪碧雲大師逍遙子也時皇明嘉
靖三十四年之乙卯夏也

妙香山元曉庵記

庵也乃新羅道人元曉所建也庭有一覆盤石可坐
十餘人世稱元曉義湘二道人著局之場云可謂一
奇勝也然世遠人亡基陛猶存遊人過客多傷感焉
隆慶元年山之僧玉泉天雲其踈者共欲創之盡傾
囊儲旁求信士而為募也於是斧者斧之鉅者鉅之
因以塗墍之因以落成之吁其二師之德可記也已
又二師期于一生老於青山欲與白雲同其行止也
云嗚呼世之好青山愛白雲者描之畫之為屏障而
徒想之而已今之二師坐青山卧白雲常遊活畫中
則其胸中之所存亦可記也哉隆慶庚午秋記

金剛山兜率庵記二

金剛者東國之一名山也兜率者金剛之一名庵也其庵也榆站在南佛頂在東松杉翳日列嶽連天可謂人間之淨土雲水之活畫也是故古人得道於斯樂道於斯而閱世千百人凶事廢每為有道者之懷傷感也嘉靖乙未秋山之僧性熙斬木刊石先勸衆寮三間與板頭二間丹雘已畢繼以落之越戊申春三月寮之西特起極樂殿三間鑄金像七軀並安于殿中殿之壁掛純金彌陀會一幀西方九品會一幀紅綠莊嚴光彩動人壁之西持地天藏地藏三菩薩

真與天仙神部二十四衆並畫一幀又魚籃菩薩水
墨真一幀風勢尤為精妙古今莫比問其誰畫則唐
畫士吳道子筆也而特垂於門窓之間門窓戶闔則
皆菽苒桃花也白日方當塵態不到窓之左右懸鍾
鼓錚磬之器乃晨昏主人之所奏繫也佛之前安立
三足銅鑪一座香雲郁郁又鑪之傍有古銅瓶一口
挿碧柳枝一枝主人指之曰此皆日本國所鑄也設
以文繡二席則彩鳳飛舞五雲之中黃龍踴躍碧波
之間此不知何人所織也開窓見山則層巒鬱鬱岷岷
然前鎮者乃五十三佛駐錫之場也山之西谷鳴泉

清虛堂集卷之三
七
嗚咽自遠方溟溟而瀉出者乃九龍淵也千尋盤石
之上垂虹撒珠者乃瓊分瀑布也及觀其節物則紅
杏與碧桃相開白雲與青鶴閑飛開眼一笑快若醒
夢然則觸目無非活潑潑底消息此山此庵也非仙
風道骨者其孰能遊之清虛子一遊之嘉加以為記

又

山之東榆岫寺北五里許有一址古來相傳云堯率
庵基也不高不卑不深不淺便於老德之棲息適於
法侶之往來而松檜成林遠近如一殆無人迹焉山
之道人行思性熙性本踈野嗜好閑靜者也嘉靖乙

卯秋歷銓此地再歎竒哉斬木刊石先立極樂殿三
間丹雘已畢回以落成然精舍既立則像設不可無
也像設既立則法寶不可闕也法寶既備則僧寮不
可無也廣而增之從而營之不數年間百物備矣二
師本期避風雨了此一生而遂成巨剎非二師之旨
人之望也方其經始也有公子數人遊玩山水既還
京師以山水清竒與此庵經營事聞之于上我
聖烈大妃殿下聞而甚嘉之囑敬顯公主命為願
剎於是公主亦喜之納土田地藏獲資福利繼香
火使悠久而不泯也吁造佛造經造寺造塔吾祖達

摩大師以為有漏而譏之然是譏為執一者譏也有
漏無漏本非二法若執無漏而譏有漏則亦為達摩
所譏者也經云常樂寂靜是如來行獲修福慧是如
來法今二師行如來行法如來法至矣盡矣而公
主從而隨喜亦以二師之心為心也則嗚呼兩足如
來廣大不思議之法一庵盡之矣凡學佛者察而詳
之清虛子記

楓岳山頓道庵記

遊方者先必曰天下之有東國東國之有金剛具金
剛者然後論天下山水之美惡見東國然後知天下

人物之品秩吁人物之傑豈資山水之靈也耶頓道
庵在金剛萬瀑洞之上二三里許峰巒鬱壘尖如秀
筆別有一天區也休糧絕粒僧有雪山態得定無言
僧有毗耶態冷坐觀壁僧有少林態更別有一奇勝
也然物有成壞庵忽頽廢居僧莫不咸苦之山之人
承雲其號者發慈願心募千人捨財始初于庚子畢
功于壬寅日設大會以落之噫向之居之苦之者更
發歡喜肩袈娑露赤脚東軒西軒南牕北牕當白月
引清風行禪坐禪無一方便不合於佛祖之方便則
二人謂此庵之深心其暢於佛祖之懷也嗚呼至哉

河曰知天下山水之美者非上人而誰也上人其亦可謂人傑也歟嘉靖癸丑夏記

龍頭山龍壽寺極樂殿記

山是陶山之根也水為退溪之源也佳氣芴心芴天地儲精鍾出乎群英者以此也烟中物色萬狀千態者古人之眼也天高直頭地廣伸足者古人之樂也今道人玄元學峻輩視其外則圓頂方袍窺其內則無位真人也同開古人眼同得古人樂一覺彭殤之夢棲神白蓮之胎時萬曆戊寅春以腦中所有試向人間一鳴焉人感其鳴而爭捨施於是建三間黃金殿

座一軀蓮花主年一匝月三穀而工訖呀尾能蔽雨
軒能引風山帶白雲如衣錦尚絅江涵落照若新熨
輕紈者寺之一竒勝也然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清債
有主居之者所當誓也須警夏之勉之回光自看庚辰
三月上澣過客一宿之嘉以為記

智異山黃嶺庵記

山也混沌之骨也海也混沌之血也東海中有山
名智異山也山之北麓有一峰名般若峯也峰之左
右有二嶺名黃嶺鄭也昔漢昭帝即位之三年馬漢
之主避辰并之亂等都城於此以黃鄭二將監其事

遂以二人之姓名其嶺保其都城者七十二年也厥
後新羅真知王元年雲集大師自中國來擇黃嶺之
南建一精舍亦曰其名焉其為精舍也中有黃金殿
東有青蓮閣西有白玉橋花竹相映影落金池彷彿
安養世界也師傅佛心印者也扶持至教緝熙人文
全於道而忘於身者方至五十鵬而圓寂焉人傳師
之應身飄然徃西若達摩之遺蹟云師之手植白菽
苒二株至今在焉庵也歷于新羅多閱春秋神僧高
士初居無世無之至于我 中廟焚蕩戊戌之亂只
有溪聲山色而已性熙法師亦雲水道人也嘉靖甲

辰春遊歷其址慨然有重興之志其信士姜淵等同
議大願廣化檀鄒物若天來功若後鬼乙巳秋落成
已訖吁荒山峻嶺不數年間畫閣寶殿倏然高秀者
天也非人也師於是禪定僧為之骨以看經僧為
之肉以粥飯僧為之皮以行智具足僧為之眼目為
之手足則一庵之居僧儼然做一箇法王之身也其
法王之為身也至虛至明至寂至妙亘古今而為一
八萬殊而不變近不問於眉睫遠不離於像先流出
乎方寸之間縱橫乎日用之際者也古之聖人抱此
法王之身或鳴於西域或鳴於東夏聲振天下以覺

古今之大夢也所謂一法中儒之植根老之培根伏
之拔根者是也後之百家衆技之流或執迹遺本或
見派迷源者各隨形器之大小而啾啾亂鳴於漢唐
宋間無異百千蚊蚋鼓翼於一瓮中也至於指馬紛
紜自是非他焉則正如分大虛納小瓶引滄溟注小
池也嗚呼熙師也承古聖之遺響於數千載之後今
以法王之鳴試向人間一鳴焉人間乃苦海魚也苦
海波中迷者亂者浮者沉者忽然聞其聲而躍之師
以隻手高張大悲之網掩之以置樂庵焉師亦可謂
法王之功德身者也有識者指師為雲集後身云於

是乎記

妙香山法王臺金仙臺二庵記

新羅古記云唐貞觀初有一神僧來自白頭山入妙香山大毗盧王北得芙蓉峰峰有四臺中二臺卓庵居焉得道於斯樂道於斯東庵曰法王臺安釋迦尊像焉西庵曰金仙臺安彌陀尊像焉向西拜彌陀尊像焉朝焉而如是夕焉而如是也法王東有一臺其名曰散花臺釋提桓因常散花焉金仙西有一臺其名曰極樂臺乾闥婆王常奏樂焉散花北有泉曰甘露水極樂北有泉曰茅筒水也

飲之者必除熱惱而得清涼也庵也非上根大智者
莫能居焉云然庵也多經風雨不免無常嘉靖初山
人學訓者初法玉臺山人雪峰者初金仙臺至隆慶
初道人行真者初法玉臺萬曆初道人戒圓也初金
仙臺二庵巋然金碧照耀於雲中吁庵與人名自此
宜綿厝無窮矣又東望則扶天偃蹇者乃本香山也
西望則一雙曲巖者乃問訊峰也此尤可觀也楓嶽
道人過而覽之嘉而為記嘗稱蒙大淵敵暮春念二
日

太白山上禪庵記

太白也開西一名山也先師也海東一名僧也嘉靖
末山之僧義雄也建上禪庵前後五間也始於戊午
秋終於己未春也庵之東塢特起慶聖堂三間也軒
窓戶闥也皆菽苜桃花也始於己未春終於庚申夏
也因以丹青也因以落成也又山之人宗敏也塑鑄
金像釋迦也彌陀也藥師也觀音也地藏也並五軀
也純金靈山會純金彌陀會純金藥師會並三幀也
始於壬戌秋終於癸亥夏也因以點眼也因以安邀
也又山之人姓俊也絀以陶瓦也始於甲子春終於
乙丑夏也因以蓋覆也因以落成也上三人之所做

也皆先師之命也嗚呼功不後鬼物不天來倏忽之間百廢俱興此亦先師之德也先師入寂于戊辰二月也同年冬乞舍利于內院庵得五枚也精勤會一席者禪燈也雪巖也并百餘人也又山之入智仁也歲已巳也安鍾于普賢南麓也因以落成焉因以大會馬紂也石也其隨喜讚歎者莫知其數也其時在山中大德也長老暉晶也大禪師義下也大禪師靈峻也大禪師靈芝也普賢住持亢珪也并數百餘指也先師諱一禪也壽八十一也慶尚道蔚山人也凡出家行蹟及見道回緣及示人機鋒也具在本行錄

也結緣施主等也亦記之于後而不朽也時隆慶四年之庚午七月也

碑銘

娑婆教主釋迦世尊金骨舍利浮菴碑

金剛山退隱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摠攝

賜紫扶宗樹教無登階普濟大師病老休靜

謹撰并書

恭惟我賢劫尊釋迦牟尼佛乃天竺國淨鉢王太子也往世成道證真常法身已久矣諷曰釋迦姓也此云能仁慈悲利物義牟尼字也此云寂默智慧冥理

義悲智並運故生死涅槃俱不佳然佛專以利物為
已任故於十方界現水月應身窮劫度生無厭爾既
位登補處生兜率天名護明大士方度天衆普耀經
云釋迦從兜率降王宮身放光明足踏蓮花四方行
七步指天地作獅子吼示三方便云云乃周昭王二
十四年甲寅歲也太子蹄悉達此云吉也能文武善
陰陽凡及人天事法不習而自然一一神解又王受
極限七日欲傳位也太子一日遊四門見悲喜事生
出家心父王聞而駭之令國人尤加衛護洞禁出入
只與淨居天人通焉一夜逾城而出時年十九也初

入檀特山捨三種定遂入象頭山坐六年示苦行見
明星悟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也旣而鹿野苑中為
矯陳五人輩論道果俄就靈鷲山說大法因住世四
十九年以微妙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并勅阿難副貳
傳化無令斷絕各付法偈後至拘尸羅熙蓮瓊樹下
右脇累足泊然而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因說無常
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已而金
棺從座而舉以三昧火自焚身空中舍利如雨數至
八斛四斗乃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也吁今佛之住
世群生有感則應萬德身無感則八三昧定而已非

于往來也其前際降生也出家也成道也說法也此等法老婆將葉止兒啼耶其後際拈花也分座也涅槃也示趺也此等法老父治狂子耶醫師留藥去他鄉耶當時舍利則會上菩薩緣覓聖衆及人天八部神衆各分受持散入微塵諸刹建塔安鍾供養者不知其幾可惜無緣國土人則當此時不聞不見如舍衛三億家及支那一隅類是也但支那則過千年至後漢永平八年帝感一夢使臣傳教而已唯嶺南通度寺神僧慈藏古所安釋迦世尊金骨舍利浮畱頗多神驗竟使千門入善又令一國興仁可謂世之尊

寶也不幸至萬曆二十年日本海兵八國之南焚之
蕩之億兆為魚肉禍及浮菑其寶將為散失悶鬱之
際適蒙僧大將准政領兵數千盡心守護得完全然
政不無後慮故以金骨舍利二函密似乎金剛使病
老安焉病老感受欲安之然病老竊念金剛近水路
後必有此患安金剛非長久計也向海兵之撥浮菑
全在金寶不在舍利也取寶後視舍利如土也然則
不若寧修古基而安焉云云即以一函還付于政政
然其計受函即還古基而安鍾焉其一函則病老自
受持謹入太白山剎建浮菑靜獨力無何命門人智

王法蘭之輩幹其事使安鍾二禪子至誠廣募不數
月鍊浮畚而安之美矣其功德蓮經壽量品中已開
列余何贅焉且我東方初無君長不列諸侯神人檀
君出興於太白山神檀樹下為始祖王與堯并立也
然則太白太白始胎于一國王使朝鮮國民永脫東
夷之號終安于三界師亦使東方羣氓不失成佛之
因此非山之靈也耶偉哉非徒山重國亦重也非徒
國重人亦重也論諸品秩則惟政禪子不下慈藏法
師也太白山不下靈鷲山也翌日正蘭二禪子開設
浮畚落成大齋病老陞座法席謂諸人曰今日會中

其有丈夫還知我世尊不入塔廟中者麼若知佛不在塔廟中則堪受人天供爾古人問堅固法身祖師答曰山花澗水今日病老咄舉筆曰請大眾叅禮世尊若舉釋迦真身則至寂至妙至大至小無為無不為百億聖衆之讚歎如量空也八萬魔軍之毀謗如繫風也雖然今日會中有益有損還知麼信者敬佛故決登樂岸不信者謗法故必落苦海如儒典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咄各回光斷看昔孔夫子答商太宰問曰西方大聖人不治不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云則可謂唯聖能知聖也休靜今年八十四歲精神

恍惚眼昏手戰拘於外人之懇撰文書石文字俱荒
不免後譏惶愧惶愧惟通達君子幸垂恕

金剛山長安寺新鑄鐘銘并序

山之根東連日本水之源西接天竺吾東方山水之
美未有如金剛者焉也禪刹之精且潔者亦未有如
長安刹也刹在山之西爽塏居室屋宇壯麗清修苦
節之徒如八表雲之從龍焉常住衆數不下二百自
新羅為山之本社至于我世祖大王親幸是山禮
法起真身爐香鍾梵極為隆盛也不幸丁酉年中失
祲火災鬱鬱叢林倏成煨燼厥後山水為之悽悵猿

鳥為之悲咽泉乙巳春從芻一清發願重初焉曰設
無遊會以落之然雖重創伽藍而法器未克復舊可
謂叢林之大缺厥功之不全於是山之道人義能亦
談大願根錫江表士庶欽風獻奉稠疊鑄大鐘一口
焉重八千斤始役於戊申春訖工於辛亥夏於戲初
大加監重興正法成此法器普利人天則如來正法
不在叢林而在於人也雖然成壞物之數也古今時
之數也師之心也乃太虛也太虛之體空明妙湛身
流動而常不遷也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
前暫寄於逆旅視生死猶春秋焉况物之成壞乎師

之分上法界一剎也天地一鐘也古今一夢也宜銘
其德以垂無窮銘

惟山之靈天地之根惟水之麗古今之源屋大人衆
正法常存時必有遷物必有毀一朝之火十年焦土
大德經營不日之成叢林之壞泉流哭聲叢林之成
卉木含榮偉我大士悲願天生飄然一杖鳥飛雲行
鑄此法器中虛外平大扣大鳴小扣小鳴群振鐵圍
五陰雲清其功德海浩渺汪洋發信之初卽躡覺場
嗚呼休哉法壽金剛金剛金剛水遠山長
妙香山普賢寺新鑄鐘銘

隆慶四年庚午之夏山之道人學玄其名者鑄大鐘
一口焉重二千斤歷一鑪錘而成此法器噫其為器
也虚心應物有善知識之量功德無邊故清虛子以
偈贊而美之

直質虚心雄且壯一聲能歇累生狂初從佛膝開王
面又向魚頭折劍鋌世界無邊塵擾擾衆生不盡業
茫茫猗歎善應真調御留與香山大道場

金剛山長安寺新鑄鐘銘并序

山也海東之仙區也寺也山中之佛國也所以禪林
高士聞風而輻湊者如百川水之歸海焉不幸嘉靖

丁酉間為火所燼幾至十餘年惟猿與鳥之懷悲而已乙巳春山之僧一清者發願重創不多時日巋然大殿儼若天成焉可謂美哉雖曰重創佛宇而猶未復法器也故居之者亦病焉又山之僧志玄者有志於鍾爰命冶工出銅八千斤始於辛亥終於癸亥凡至十三年間七歷鑪錘而功未就焉可謂措哉臬丁卯秋山之僧守閑者融銅二千二百斤一模而成焉可謂異哉然則凡物之壞也成也必有時也必有人也於是爵壘層樓之上懸高簾而動大樽月夜清拜遠徹於幽明焉可謂壯哉且其為器也法王之跡今

而衆樂之樞紐也其為神也剖瓦棺之佛膝而折魚
頭之劍輪也其為驗也天魔為之喪膽而地獄為之
停酸也嗚呼一刹一鍾衆功德備焉宜銘其德以垂
無窮銘曰

蓬萊楓嶽名達帝都萬二千峰森然海隅中有巨刹
屹與山俱一清神功八表衆趨鍾方不鳴托鉢相吁
志玄十年虛設七鑪守閑一火精器脫模嗚呼異哉
神助天扶器也中虛群振雲衢驚鳴沉魂震攝魔徒
獅子一吼百獸喪軀蔽林再盛法味醍醐有此境方
有此人乎山耶海耶天地一壺仙耶佛耶了事九夫

行蹟

碧松堂行蹟

大師法諱智嚴號楚老所居堂曰碧松俗姓宋氏父
曰福生扶安人也母曰王氏夢一梵僧設禮寄宿因
而有娠以天順八年甲申三月十五日生焉為人骨
相竒秀雄武過人幼好書劍尤善將鑑弘治四年辛
亥五月野人寇朔方殺鎮將 成宗大王命許琮帥
師二萬討之師亦仗劍從之舉鞭一揮大豎戰功焉
既罷征喟然嘆曰大丈夫生斯世也不守心地役役
馳勞縱得汗馬之功徒尚虛名耳卽拂衣入雞籠山

上草庵叅祖澄大師授簪落髮時年二十八矣自爾
志行卓厲樂修禪定若隋卽將智嚴之儔焉一日思
欲叅稟遠挹風猷先訪行熙教師問圓頤教義次尋
正心禪師擊西來密旨俱振玄妙多所悟益正德戊
辰秋入金剛山妙吉祥看大慧語錄疑着狗子無佛
性話不多時日打破漆桶又看高峰語錄至颺在他
方之語頤落前解是故師之平生所發揮者乃高峯
大慧之風也大慧和尚六祖十七代嫡孫也高峯和
尚臨濟十八代嫡孫也吁師以海外之人密嗣五百
年前宗泐猶程朱子生乎千載之下遠承孔孟之緒

也儒也釋也傳道則一也師辛未春入龍門山結二
夏癸酉春入五臺山結一夏厥後或之白雲或之楞
伽遊戲諸山居無定止道遙然天地間一大閑道人
也暨庚辰三月入智異山棲身草庵性度益弘風鑑
益朗身無再衣日不再食杜門冥寂不修人事不修
人事故不諂於世不諂於世故不賤賣佛法不賤賣
佛法故泛叅禪學者望崖而退多以倨慢譏之古人
云非魚安知魚此之謂也師一日頷一禪長老曰既
是一也難真妄絕名相乾乾淨淨洒洒落落喚什麼
作禪若言萬衆森羅悉是如來實相見聞覺知無非

般若靈光猶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怎生是一味禪
拈拂子撼一撼喚侍者點茶來良久云萬尺落花隨
水去一聲長笛出雲來又賽法峻禪子偈曰逢君贈
與莫鄒釵勿使鋒銜生綠苔五蘊山前如見賊一揮
能斬箇箇來師有時以教舌翻大海之波瀾有時以
禪釵斬群狐之精靈化門舒卷實不可思議也嘉靖
甲午冬命諸門人會壽國庵講法華經至方便品忽
然太息曰衆生自蔽光明甘受輪轉久矣勞他世尊
一光東照至於苦口開示皆為衆生設方便爾非實
法也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汝等諸人若信

佛無言直下悟入自家心地則可謂開寶歲報佛恩也今日老僧亦為諸人示寂滅相去也諸人莫向外求努力珍重遂喚侍者點茶來啜茶訖閉門端坐良久默然開窓視之則已入寂矣乃十一月初一日辰時也顏色不寢屈伸如生茶毗之夜祥光洞天薦齋之晨瑞雲盤空頂骨一尺舍利粲粲瑩若真珠馬牙子長老宗仁法師雲峯法師圓悟禪德一真之徒鑄石鐘以安于義神之南麓又師所詠歌頌若干篇曾散失之今僅得五十首刊行焉然文章乃道人之餘事凡有請則不經意而信筆揮之若荆山之人以玉

抵鵲也師壽七十一鵬四十四吁薪火無窮識性不
停劫海茫茫陳迹杳杳何年月而可記守大抵已往
者悉皆幻化則方來者獨非幻化耶三世諸佛皆以
幻化莊嚴開示幻化衆生則佛與衆生亦是一幻化
耳何獨吾師也雖然幻性非幻覽者毋忽嘉靖三十
九年五月日頭沅山人休靜謹撰

真贊曰

震旦之皮	華月夷風	昏衢一炬	嗚呼不泯
天竺之骨	如動生髮	法海孤舟	萬歲千秋
芙蓉堂行蹟			

先師嶺南晉州人也諱靈觀號隱庵禪子一曰蓮舩
道人身雖寄世想在西方故以芙蓉堂稱之家世犯
賤富而無禮師成化乙巳七月初七日生焉年總八
歲父攜而釣魚使負魚籃則擇其生命者而盡放之
父大怒撻之師拜而泣曰人與物受命則同忍痛則
一也伏望垂恕父聞而弛怒家近神龍之窟雲蒸檻
外樂出虛堂父老相傳曰此螭龍之管絃也師以杖
擊床則樂舞忽止有時龍出水面鱗鬣耀日人不敢
近師舉頭一喝則龍形忽沒以是里人稱奇童有異
僧來謂父曰此童乃出世之寶非烟火之物請出家

俄而僧忽不見師竹馬之年或立石為佛或斲沙為
供或偃松為庵合眼危坐不知日之西也日厭世網
深想空門年至十三丁巳之秋夜深人靜抽身出門
似有人引去不覺行十餘里及渡沙川則師所養一
狗子已追之矣師頗謂狗子曰善護尊堂勿追我也
我今永作雲水人矣不歸也汝速還珍重狗子低頭
聽其語似有惜別之態發啾啾數拜而去師於是翩
翩隻影隔江回望則落月正在西峯也黎明直入德
異山尋苦行禪子投三年學其法而落髮焉十七辛
酉初叅信聰法師探教綱又禮威鳳大師入禪樞因

入九泉洞手結茅庵已度九春秋長坐不卧詎脇安
眠之席筇無出山寧過酒肆之門論教義則洋洋焉
波瀾萬頃轉禪旨則巍巍然崖崖千尋已已遠入龍
門山訪祖愚大師討禪餘暇涉盡莊老甲戌又向清
平山投學梅禪子扣擊玄微法無異味已卯到金剛
山大尊庵與祖雲大師結二夏又拂瓢衲深入彌勒
峰內院庵吟一律拔筆大書其門曰空費悠悠憶火
林曰循衰髮到如今毘耶昔日無群臭摩竭當年絕
響音似杙能防分別意如痴必禦是非心故將妄計
飛山外終日忘機對碧岑於是燒筆硯杜默而坐經

九年若遊客到門則指此詩而已庚寅秋忽然反省
思報同極之恩引故國而遐想望白雲而太息爰發
南行漸向木城漸近家山丘陵林樹一一如昨夕陽
江村悵然而立忽見一老翁牽牛而出師拜而問曰
此晉村耶翁恠而問曰何故問之師曰此我所生之
地也不知我父母存沒故當欲問之翁曰汝父姓名
誰耶汝之兒名亦誰耶師曰我父姓名袁演我之兒
名九彥也翁忽放牛執手曰今日父子的矣汝名我
子我名汝父汝捨我逃走三十餘年求索不得憂愁
年邁今忽自來甚適我願定父子後各不堪悲欣一

場痛哭翁良久拭淚曰汝母十年前棄世汝主七年
前喪室推汝之田宅猶在爾師曰袁氏安在翁曰汝
妹從汝出家之夕閉門而卧汝狗子亦視日而坐至
七日袁與狗俱死葬於德山之西麓爾師聞之痛念
無常尤為落淚及黃昏到家則昔之群童盡作翁婆
也亦與之連床夜語不覺雞之已曉矣明朝又携觀
於老主主驚曰此九彥耶不覺潛然俄而主進席許
坐師逡巡辭退曰小賤背主背親罪不容天今欲盡
納田宅以贖身出家修道以報恩也主曰出家何能
報恩耶師引古卷曰出家者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

達其道及俗則不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
達三乘關人天極五族拔六親猶如反掌也是故雖
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雖外闕奉主之恭而不
失其敬也云云主儒者也聞而嘉之起立携手而上
階曰沙門物外人也宜刪世禮矣因連枕一宿而請
留之師強不從明日呈文券納田宅再拜而退又告
別老父卽向頭流山扣智嚴大師碧松之門曰靈觀
自遠趨風願一攝受嚴曰靈且不敢觀從何來師近
前叉手曰請師鑑嚴笑曰堪為雕琢翌日嚴為師碎
蕩心霧陶馮佛海師之二十年宿疑忽如層冰之泮

巨壑也。卽頂禮連拜歎曰：此真吾師也。執侍三年，嚴亦厭世，吁。敝師經之，厥資營之，非斯柱石孰此棟樑哉！師平生叶性溫雅，情絕愛憎，念專平等。至於一匙之飯，見人則分之；其風植慈悲之種，亦可見矣。無又文字允正義理，明析凡教。學者疊疊不倦，凡七曜九章、天文醫術，莫不通焉。至於懷中庸挾莊子者，亦莫不決疑焉。是故濫門英儒俱懷生別之恨，盈庭法俗共輟去留之心。是故湖嶺兩南以白衣通三教者，乃師之風也。可謂梅檀移植異物同熏也。有僧問名相師，荅曰：不思萬慮失我心，王我此心王。言語道斷，心

行處滅名是語路相是心處八萬大藏收不得者向
上路三千古佛說不及者格外禪若心如虛空者於
道有少分相應有僧問佛法師荅曰真佛無形真法
無相學人作樣求佛求法者皆是野狐精外道見若
真道人迥然獨出不著佛求不著法求則雖見諸佛
種種勝相猶如兒戲雖見地獄種種惡相亦如空花
不是強為法如是故也我正法中凡聖二見俱錯魔
佛二道俱惡無凡聖解亦錯無魔佛解亦惡佛法本
空故不可以空更得空佛法本無所得故無所得亦
不可得也一段靈光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云云

師平生示人鉗鎚若此之類也是故常常提起祖師
公案令人盡力參究以豁然大悟為入門也師自從
一踏碧松之門或居黃龍山或居八公山或住大衆
洞或住義神洞或住燕谷洞不覺夢過四十一年至
隆慶辛未四月十四日入寂焉世壽八十七法臘七
十二侍者法融靈應大選淨源信翁禪德真機道義
輩收靈骨豎浮屠于燕谷寺之西麓也於戲其靈臺
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靜以
撲擻之材湫隘之見記先師天廣之德實為可慙然
後學因師法語若開眼一笑則一以知師息一以報

師息也萬曆五年丁丑九月日門入楓岳山入休靜
謹撰

真贊曰

高踞覺地

張羅八海

金鎚擊碎

人亡世寂

先引三車

撈挽群魚

虎穴魔宮

月落天空

敬聖堂行蹟

師諱一禪號休翁一曰禪和子其先張氏蔚山人也
父曰胤韓母曰朴氏一日假寐夢吞明珠覺而有娠
弘治元年戊申十二月十三日辰時生焉雖不洗浴
膚射香潔年總七八不喜薰羶每見家厨烹燂毛鱗

則必駭然悲惻宅南有菓園鄰童覓之師乃捨已所得盡以施之空手返焉或聚沙為塔或壘石為座群童翕然尊重為佛非特生質之美可驗夙世之熏泉失雙親泣血三年觀世無常意玩清虛年至十三入斷石山投海山法師服務三載十六薙髮二十四西入妙香山坐文殊庵一瓢一衲專習苦行正心佛理以命自期頃之忽與遊方之志南入頭流山叅智嚴大師嚴一見深器之示一偈曰風颭颭月皎皎雲寥寥幕水潺潺欲識這箇事須叅祖師開師即留心活句樂而忘憂東入金剛山十王洞工夫已到寤寐恒一

以竹篔忽擊手禪床曰趙州老露刃鈿喝夢中說夢漏
逗不少自此詠於口者必徑截門言勾叅於心者亦
必徑截門言勾也俄入表訓僧堂結一夏入上院庵
結二夏至嘉靖丙申 中宗大玉用僧軍防新川師
適楞迦山路由役場飄然獨往都廳大官見而異之
招而與之語風彩非凡挽留半月於是京城士庶亦
聞師之德音爭趨捨施日益紛紜拜振臺論以惑世
拘於禁府依法鞠之師從容自若言直理通變化千
萬禁府聞而嘉之奏以赦之師即遠入西山泯迹九
年甲辰春還入妙香山棲普賢寺觀音殿囊錫益露

菓熟香飄碩德高士八表雲超可謂海東折床會也
或登座講諸經論則吐納問辯辭清珠玉聞者見者
若搜骨洗腸焉師欲報四恩未嘗輟懷恒曰男兒處
世為子則死孝為臣則死忠然出家人不能無行者
矛楯相觸功不獲勝故也爰命門人義雄之輩持起
一堂以敬聖安名焉軒窓戶闥鬱甬層構玉光金色
燎然棄目於是師執香爐日祝 聖壽萬歲也則其
能證難證之智既如此其不墮不忠之坑又如此可
謂僧中之稷契也有時深夜喚諸門人曰大抵學者
不衲活句徒將聰慧口耳之學銜耀於世脚不踏窠

地言行相違這邊那邊討山討水徒費粥飯被經論
騙過一生終作地獄澤非濟世舟航也一般漢習閑
成性不求師範野狐窟中徒勞坐睡背都嘯博謎子
者亦深可憐愍又曰夜繩不動汝疑之為蛇闇室本
空汝怖之為鬼心上起真妄之情性中立凡聖之量
如蚕吐絲自纏其身是誰過歟若一念迴光則寤是
菩提正路云云凡啓發迷蒙若此之類也隆慶戊辰
二月三十日謂門徒曰界有成住壞空念有生住異
滅身有生老病死凡有始者必有終此無常之體也
今日老僧欲示無常諸仁者須攝正念勿懷眷戀亦

莫隨俗為譎張不益事也吾欲向不思議之巖作佛
事須露屍骸飼于鳥獸可也言已卽拔筆書偈曰年
逾八十似空花往事悠悠亦眼花脚未跨門還本國
故園桃李已開花卽放筆端坐泊然而逝于時祥雲
四合日色慘然及至七日門人遵命奉色身輦于不
思議之巖緇白數千人塞路點茶晞慕悲悅之舞動
咽山谷閣維之夜神光洞天百里之外有見之者望
拜焉乃四月十八日亥時也門人大師義亦禪燈一
精性峻之輩收舍利五箇建石鍾安之師壽八十一
臘六十五師居常不治翰墨至在臨終之偈濡筆走

草辭氣快活其平生匿迹之智際可見矣然則雖繆
慈於支那而常玩揭於蓮邦有觀縷於淡學而無若諾
首在先祖也嗚呼佛海穢滓無甚今日微師大悲之
網則孰挽人天之魚置於沮槃之崖哉末世宜乎佛
之棟榭而法之獐角者欽隆慶戊辰十月日妙香山
人休靜撰

真賞曰

師初來也

師今去也

入火不爇

常寂常照

一顆明珠

五箇神珠

八木不渝

劫石須臾

靜之行裝鶉居不定在頭流山撰碧松在祖岳山撰

芙蓉在妙香山撰敬聖乃迫於三山衲子之勉也况
以法論派則碧松祖也芙蓉父也敬聖叔也靜亦其
可忽哉茲以再三質正削繁錄宗合媿流通後學幸
勿疑也 休靜謹跋

此卷方外友行判大華嚴宗事判大曹溪宗事

賜紫都大禪師靜公所撰也吾儒尊道故御黨篇中
曾畫出一箇活聖人去禪家敬法故今亦寫三箇長
老來迹雖殊而為師心則同也嗚呼休哉岷山醉隱
識

清虛堂集卷之三

清虛堂集卷之四

疏

普賢寺慶讚疏

諸佛已悟心珠一顆圓光無內無外衆生長迷智月
五陰浮雲空去空來本無二途迷悟一隔衆已往之
無始痛未來之無終伏念身子幸承宿日得生人世
當此末運去聖時遙居水居山虛送光陰已多日矣
或南或北歷叅知識今幾年乎恭聞善惡推心罪福
無地前念不覺是謂衆生也造三業而沉淪後念知
非是謂諸佛也淨一心而掃復熱心生心滅之緒乃

作凡作聖之端由是假托世緣掃依三寶山名太白
 寺號普賢聚萬家之錢財起七間之樓閣數德也朱
 甍碧瓦一夏也粉壁青牕時維荒落之期節屬清明
 之月敬蕪六八之願虔設十三之壇螺鈸方轟喧龍
 象方蹤蹋燈燈郁郁成般若智光綠綠紅紅翻作
 毗盧面目雖然生死路閣憑佛燭以可明苦海波深
 仗法船以可渡八難三途恣情則如蚕慶繭四生六
 道迷真則似蟻巡環開示雖多方捻論惟一種若地
 獄則洋銅灌口烈火洞腦鐵釘釘休則徧休皆瘡石
 磨磨身則全身俱碎億劫無動無轉一日萬死萬生

若餓鬼則食火鳴車針咽甕腹肌体死灰而無色形
駭枯木而不春誤為尚雨逢狹故作宜見其罰若兵
陣則力鎗橫中矢石交攻春風蔓草之青僅藏枯骨
秋月寒沙之白獨照驚魂既漠漠以無歸只暗暗以
夜哭若妖精則山魃水恠犬魅狐精斃箒與破鐺古
盆與折杵或化丈夫而通處女或寢美婦而惑少年
若虎嚙則命謝風燈魂飛電影或束擔就途而卒然
相遇或負薪陟嶺而忽焉在前一經毒螫之饑涎頓
失平時之正見若夫聚蠅之投身酒器飛蛾之撲身
燈缸為蜜接蜂因珠破蚌挾彈墮林間之雀鸞弓落

雲外之雕只知欺物命之微終莫慮仇家之對若非
威神之力誰得度脫之門名關一擊而開罪輩群奔
而出無論貴賤罔問冤親冀齊到於道場俾咸霑於
法供伏願 主上殿下雷霆驅蹕令掃倭虜而河海
清星斗煥文章集賢臣而社稷固與天齊壽享世無
憂儒釋俱崇致三代之風月文武並用興一國之歌
謠 王妃殿下壽山益高福海彌濶金枝贊爵玉葉
垂垂 大妃殿下現證摩耶聖胎當作無垢教主
世子邸下銅鋪衍吉鶴禁儲祥四海一心萬郡同化
咎咎施主千灾若春冰之泮釋百福似夏雲之渤與

命保松椿身堅鐵石經生父母累世宗親菩提樹下
作導師獅子座上翻金舌餘波所泉等沐迷倫身子
無任懇禱激切之至仰對金相表宣謹疏

普賢寺普光殿改瓦慶讚疏

恭聞佛之帝網也重重互映非一非多法之芥瓶也
歷歷分明不前不後允聖交徹理事該羅或一室不
燈或秋江萬影雖然一念初起善惡忽生珠能顯光
鐵能藏垢垢則珠服而煮銅鑊光則白衣而坐龍床
或聽法空之虛拜或見靈潤之猛火盃蛇得病者無
數懸沙止飢者亦然伏念身子等杳杳陰區逐旋担

茫茫劫海迷頭捨父哀已往之無始痛未來之無
終投師出家勢似蚩附翔鷹之尾得友聞法幸同風
八盡角之中其柰質鈍蒙塵可謂天奪其鑑斧子於
是效藥王之燒臂報莫大之佛恩學普明之剎頭求
難思之法力歸依無路假托世緣故就普賢精藍概
見殿古瓦破爰發誓願欲新其功脫千人之衣合萬
家之粟去年粧瓦佞殿今日燒香博山一為解脫叢
林一為菩提窟宅三揮寶鐸天翻地覆數群林凡音海
渴山崩空裡雨莫測之珠羞器中涌無邊之嘉饌法
樂震四生幽蟄慧燈燦三界重關然則功雖未齊於

竹竿誠迺不下於蘆笠以此功德伏願主上萬歲
聖妃千秋白額潛蹤赤眉歛迹施主等驅生死於虛
無之外碎涅槃於寂寞之濱被大乘衣而坐正覺床
飲菩提漿而食禪悅食福海泓深橫吞衆派壽山挺
出高落群峰亦願法界群生智朗昏衢夢覺長夜十
軍三惑銷影響於幻場智劍慧刀利鋒鎡於實地身
子無任懇禱激切之至云云

圓覺經慶讚疏

薄伽梵寂光起教照真體而滅夢形涵虛堂釋義訓
辭折空片而盡蛇脚豈不是文字知識終何究密義

宗綱伏念伴問本起之因主提究竟之果只緣二門
之趣入乃分十界之異馳清淨法行諸佛周在實際
圓成妙性衆生具於真源衆幻生於覺心群花滅於
空裡顛倒展轉雲月舟崖之委明行相繆差爰河金
鑛之曲辨或四病或四相之抖擻或三觀或三期之
策勤包滿箴之圓音現大衆之頓說無機不被無法
不持聞五種名超刹塵布施說半偈義勝河沙小衆
因茲口欲誦而心欲持又擬刻於木而傳於世病舊
本帙多畫大喜今經字密行踈爰命雕工數月功就
法離文字此是鏤冰文章道絕言詮此是蒸沙作飯

然緣文則一卷經雖畧倘眼過則三覺義昭然今集
桑門之勝流乃演寂土之真法伏願國泰民阜兩順
風調閭巷歌謠唐虞日月施主等壽山增屹福海尤
深成願如夏雲之興消災若春冰之釋亦願先亡業
風浪裡早乘般若之慈航劫火坑邊速沾清涼之法
雨茅子云云

明寂庵慶讚疏

蓬萊仙洞得一舊墟蹲席盤龍清流白石山鳴谷應
月斧風斤斫十里長松建一竿精刹依倚盡古彷彿
驚新於是招騎錫道人集曳山上士設三壇香饌誦

七軸金文鍾鼓鳴兮山之中心風幡動兮雲之外靈山
會疑列於眼底堯亭宮恐移於人間誠鑑虛明幽路
咫尺各各弟子等賴此東方檀信叅彼西土聖賢慶
幸難禁悲欣交集雖歷多生種善不如此日發心願
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伏
惟聖鑑

雙磎寺重泐慶讚疏

山青水碧盡是古佛道場月白風清豈非本分消息
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伏念弟子棄寶乞行
失頭狂走幾焚三界火宅幾沉四生業波苟下種於

心田必將神於福海人身難得何獨旨龜遇木佛法
難逢奚啻飛芥投鍼今得難得之身更逢難遇之法
雖云自己返照亦是諸佛威神遽未賣骨酬恩敢不
兩淚悲泣歸依無路假托世緣至懇至誠切懺切悔
山名智異寺號瓊磯新羅真鑑建刹而多歷風雲瓦
縫零落光啓孤雲立碑而累經歲月字畫苔封建志
運心欲新舊物爰合萬家之粟廣乞千人之財數稔
兮陶尾功成一夏兮塗彩亦訖於是殿光重明以照
耀碑影益新而娑婆當節屬落花之春建壇場流水
之面供養諸佛則三賢十聖之共臨普請衆生則九

清華堂集卷之四
六
類四生之咸赴龍象兮蹠躅螺鈔兮轟喧依係華歲
道場彷彿靈鷲法會伏願堯風永扇舜日長明國泰
民安時和歲稔身子與檀信云云百福似夏雲之鬱
渤千災若春冰之煥然餘波所泉迷類俱沾云云

代沈大妃薦大王疏

聖鑑靈明類朝曦之昇遠漢凡形出沒如夜月之印
澄潭若切歸依卽通感應身子伏念云云登寶位旃
蒙之歲配深宮單闕之年魚水交歡風雲盛際千官
之政為一政萬民之心為一心愛之育之如子如孫
戴之仰之如父如母一朝盛事千古罕聞何乃北闕

之火寢初生南塞之倭塵繼起傾心三寶而理則無
驗盡力四供而事則益危癸亥之秋東宮忽空乙丑
之夏慈殿亦寂大王於是衰經三年減饘而黑面憂
患萬端未老而白頭至於今年林鍾錦棚之晨鼎湖
之龍乘寒霧無射佩茱之月武陵之松動悲風臣民
痛哭兮天色蒼蒼殿閣空鎖兮蛩音唧唧天不可能
延仁者之壽不宓死不可復生天理之數必然噫曾
求壽而却招凶昔邀福而今致禍揆無回果雖不免
於輿俗之疑報有後先孰能逃於冥龜之鑑往事已
矣訴之奈何徒增追慕而溺愛河豈若薦齋而脩福

海茲就金剛精利處設無遮法筵歸依也自性中三
身之佛轉讀也自心上一卷之經梵音演寂上宗風
法樂羨無生曲子龍象交橫於萃歲世界人天相接
於靈鷲道場竊念 大王仙駕現業可違宿緣難測
恐遭冤結疑滯迷途要假慈航方越苦海伏願 大
王仙駕黃金臺上聽風柯以逍遙白玉池中踏蓮花
而遊戲伏願 主上殿下永膺天曆誕布皇猷克復
丕基重光宗社抑願 王妃殿下壽山高屹福海泓
深然後願身子五障頓消二嚴極備身堅鐵石命保
松椿甘露餘波闕庭等沐三途俱獲利七趣盡沾恩

弟子云云

薦師疏

佛為慧炬示昏衢之大明法是慈航濟苦海之深溺
若不歸依佛法安能利益人天故揚法水之清以邀
覺月之照念彼靈駕曰予恩師早脫塵煩寄身雲水
來自吉祥山下隻影飄空安禪般若峯頭一庵蕭洒
臘將七十坐破幾箇蒲團耶壽極八旬齋戒許多眠
食乎師有先祖高風資無顛師良德少則拘繫於學
業長則奔走於生涯未及投誠俄就圓寂想音容而
太息顧杖履以益悲爰興六種供養之雲遽開三壇

妙法之席五體投地用巧冥麻帝網調御師剝塵賢
聖衆同以大悲手用接引亡靈伏念亡師現業可違
宿緣難測恐遭冤結疑滯迷途要假慈航方登樂岸
伏願黃金臺上聽風柯以逍遙白玉池中踏蓮花而
遊戲餘波普洽苦類同霑弟子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仰對 玉毫表宣謹疏

代蔡氏薦夫疏

諸佛大圓之鑑本來靈明衆生虛幻之身決之出沒
歸依若切妙應即周念彼亡靈是妾良匹神遊世外
迹同塵寰性本溫良一團和氣恩被鄉黨澤及孤窮

常常密約如瑟如琴每每深盟偕老偕死夫何十年
甘苦猶為半日之生涯一夕存亡始覺平生之永別
望天邊隻鴈兩傷心撫膝下冰女兩飲泣既無術以
返魂宜盡心於修福割愛斷思雖云佛制慎終追遠
亦是天倫茲就智異精藍虔設無遮大會日當月滿
之夜節屬落花之春龍象交橫依稀華嚴之世界螺
梵爭真髮髻靈鷲之道場伏願亡夫速脫有漏之身
頓證無生之智迷雲散盡覺月忽明亦願弟子五障
頓消二嚴極備身堅鐵石命保松筠甘露餘波一門
俱沐三途永獲利七趣盡沾恩弟子無任云云

募緣文

心者鏡也業者影也貪之惡入地獄則施之善享天堂也無疑矣今者云伏願諸檀母吝斗尺之財以招冥龜之報幸幸

頭流山內隱寂新構募緣文

庵也新羅末居胥干初創之三韓中正遍知重葺之閱世千秋物老人非千峰屹屹萬水泠泠而已貪道今庚申夏以杖屨來寓瓦縫與椽栢零落殆盡居人病焉擬欲新構袖疏募緣伏願諸檀各抽財穀以暨勝田於戲玉食錦袍鶉衣藜藿草屋柴門一瓢千駟

圖度三生豈無其由鏡心本來靈明影身不是虛應
儒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出乎爾者返乎爾者即此
之類也畧舉一二端文而示之

德勝施掬土過登轉輪之位阿干捨半錢後作閻浮
之王織師減飯空中兩穀乞士捨鍼樹下雲車愚夫
障施終得薜荔之形貧女送錢遽昇琉璃之殿至於
執繩驚天伐木動地或魚腹能言或虎骨生明此皆
一期心鏡之報應也靈蹟汗漫不必煩引志同君子
請署斯文

太白山木寂庵修粧募緣文

庵也高麗王師懶翁門人達空和尚所建山深水麗
境寂人稀古來有道者所好居也年多廢甚一道人
綯之力未及脩粧若避雨亭故八表高人雖引頸風
趨不得居而退也宗道人所宜動心處也今我廣扣
檀信之門仰冀斗尺之助凡信男信女幸發心捨施
古之捨施者或乘金殿或入蓮胎或作輪王或享天
宮皆我心鏡中清影也古之障施者或作餓鬼或作
廁蟲或去地獄或來畜生亦我心鏡中濁影也此非
一僧之新語乃三世諸佛之宗言也故今日一說一
聽皆我心鏡之一明也鏡雖一明清善也濁惡也二

影分明如此不知享天堂耶入地獄耶伏惟施主施
主商量擇之

萬德山白蓮社重勸募緣文

山兮僻而奧夷而曠水兮源而遠流之長實國家
之寶所而禪林之佛窟也然而有古有今理之數也
有成有壞物之數也此社之來多歷春秋倏成廢宅
居僧咸告之今山野擬欲重修而廣募於千人之門
有志無力若挾山起海之流若越雞鵠卵之類敢不
流涕太息耶伏冀諸檀捨有漏而證無漏幸甚其輪
回報應之論則余佛者也尚誰言乎請看人世之無

常更審思之

內隱寂蓋瓦募緣文

庵也新羅王之所構也閱世千秋成壞無常非徒棟
榱幾摧瓦縫零落塔上四佛之面一莓苔也其巖壑
焉諸天失怙鬼物亦愁如聞龍象之泣而足令信士
為之哀也山野今上章裙灘之歲朱明送夏少皞迎
秋之日衣籃縷曳柳標登古殿掃塵像吐嗟而心語
曰余亦佛子也丁此像季徒飾形服而不事如來則
名凜俱喪可謂大千無容身者也又況苦行道士出
世高人愛其境靜閑坐於此堅冰在膝凍雨吹頭則

尤為佛子之所不忍見者也昔者信佛者以蘆笠覆
佛之緣五十年享天子之位不信佛者以毀瓦畫墁
之報五百生受薜荔之形焉則所謂慳貪者墮地獄
布施者享天堂是也是故今山人一言之下施主一
聽之耳必有禍胎與福基分焉伏惟思之吁心者萬
法之鏡也善惡者一鏡之影也慳貪之惡必受地獄
之禍則布施之善必享天堂之福也亦無疑矣然佛
之最上乘不落階級底一句非其人難與言之姑此
不及云尔凡信士請署斯文

禪教偈語

禪教訣 示准政大師

今禪者曰此吾師之法也今教者曰此吾師之法也
一法上同於同異於異而指馬交諍嗚呼其孰能訣
之然禪是佛心教是佛語也教也者自有言至於無
言者也禪也者自無言至於無言者也自無言至於
無言則人莫得而名焉強名曰心世人不知其由謂
學而知思而得是可愍也教者曰教中亦有禪也云
者出於非聲聞乘非緣覺乘非菩薩乘亦非佛乘之
語也然此禪家入門之初句非禪旨也世尊一代所
說之教也譬言如將三種慈悲之網張三界生死之海

以小網攬蝦蜆如人天以中網攬魴鱒如緣覺以大

網攬鯨鰲如大乘俱置於涅槃之岸焉此教之序也

其中有一物鬣如朱火瓜如鐵戟眼射日光口吐風

雷者翻身一轉白浪滔天山河震動日月晦暝超出

乎三網之外直上乎青雲之端注甘露而益群生焉

正如祖門教外別傳之機此禪之別於教者也此禪之法吾佛世

尊亦別傳乎真傳祖師者也非古佛之陳言也今錯

承禪旨者或以頓漸之門為正脉或以圓頓之教作

宗乘或引外道書說密旨或以弄茶識為本分或以

認光影為自己者至於恣行盲瞞棒喝無慚無愧者

青蓮集卷之四
十三

是誠何心哉其謗法之愆余何敢言吾所謂教外別
傳者非學而知思而得者也須窮心路絕然後始可
知也須經自肯點頭然後始可得也師不聞乎自
釋尊拈花示衆迦葉破顏微笑乃至出於口而傳之
於後曰達磨廓然無聖六祖善惡不思讓師車滯鞭
牛思師廬陵米價馬祖吸盡西江石頭不會佛法至
於雲門胡餅趙州喫茶投子沿油玄沙白紙雪峰親
毬禾山打鼓神山敲羅道吾作舞斯等皆先佛先祖
同唱教外別傳之曲也思量得麼擬議得麼可謂蚊
子之上鐵牛也今當末世多是劣機非別傳之機也

故只貴圓頓門以理路義路心路語路生見聞信解
者也不貴徑截門沒理路沒義路沒心路沒語路沒
滋味無模捺底上打破漆桶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
也今師對八方衲子之輩下刃要緊不得穿鑿直以
本分徑截門活句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宗師為人體
裁也若見學人不薦便與拖泥說教瞎人眼不火若
宗師違此法則雖說法天花亂墜總是癡狂外邊走
也若學人信此法則雖今生未得徹悟臨命終時不
被惡業所牽直入菩提正路也昔馬祖一喝也百丈
耳聾黃檗吐舌此臨漁宗之淵源也師必擇正脉宗

眼分明故如許縷縷後日莫辜負老僧也若辜負老僧則必辜負佛祖之深恩也詳悉詳悉

又示別紙

千里之驥豈假鞭影曠野春風想必如流然古人云見道易而守道難也師居常勉護毗尼法勿相違解行勿說他人過勿議朝廷事勿看外書勿視邪色勿聽甘言也衾枕之所畏况外人乎勿近諂笑也塵人之所病况道人乎勿以聰慧貢我勿以文字慢人至道無人也真理無我也須須常守已事常省已過以質直為体以慈忍為用以青山白雲為栖息處以水

月松風為知心友也則庶幾乎道人也

示法玄禪子

○此標心上妙△此標法中玄古人強安名太虛之
乎者也進一步則銀山鐵壁退一步則萬丈深坑不
進不退則彌天葛藤到此作麼生出氣去也不犯當
頭速道一句將來喫昨夜金鳥飛入海曉天依舊一
輪紅

贈印微禪子

一念善心生佛坐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踞佛殿
善惡兩相忘魔佛何處現喫魔不到處衆生日用而

不知佛不到處諸聖隨緣而不會畢竟是箇什麼孤
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

慧安禪子

口似鼻眼似眉方解穩坐消息更問如何相應兩過
山青水碧擬開口和聲便打云什麼處去也良久
芳草渡頭尋不見夜來依舊宿蘆花

智海禪子索禪偈以斷頭話報之

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回頭轉腦也總不是畢竟
是何面目吐十分中九分已與禪和子說了也且留
一分付與禪和子歸堂點檢看

德仁禪子

振威一喝喪身失命雖然如是三祖至道無難易趙
州大道通長安一時棍敗二尊宿敢問禪和試道者
咄漏逗不少

太顛禪子

山山水水有什麼過著衣喫飯有什麼過呵呵不改
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良久云父母所生口終不
為君通

性宗禪子

機輪轉處掀翻佛祖葛藤寶印提時判斷是非公案

且道畢竟如何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

義正禪子

棒頭取證辜負德山喝下承當埋沒臨濟况復橫說
豎說污却山僧口也塞却禪子目也良父云東塗與
西抹豈似天真面

性熙禪子

說生說死有什麼了期祇如不涉生死句又作麼生
良父噓氣一聲云納一場敗闕不同小小咦常憶江
南三月菓鷓鴣啼處百花香

次蘇相世諫韻贈真機大師三

寒山一指頭圓月上蒼蒼見月回忘指忘指月亦忘
咄舉手舉頭風雨快丈夫何必事空王

圓覺大伽藍攝盡無遺餘主人長不夢明月入窓虛
阿呵呵一笑無言良久處落花千片巧相如

生伊麼死伊麼生死總虛名縛脫如昨夢活路平復
平縱奪天地量吞吐日月明一鉢無一衲騰騰自在
行

念佛門

心則緣佛境界憶持不忘口則稱佛名號分明不亂
如是心口相應念一聲則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成就八十億劫殊勝功德一聲尚爾何況千萬聲一
念尚爾何況千萬念耶所謂十聲念佛往生蓮池者
此也然在口曰誦在心曰念徒誦失念於理無益思
之思之佛為上根人說卽心卽佛惟心淨土自性彌
陀所謂西方去此不遠是也為下根人說十萬八
千那由他所謂西方去此遠矣然則西方遠近在於人
而不在於法也西方顯密在於語而不在於意也若
人不生一念前後際斷則自性彌陀獨露而自心淨
土現前矣此卽頓悟頓修頓斷頓證故無地位矣雖
然翻妄行相非一朝一夕要假歷劫熏修故曰佛本

是而勤念業本空而勤斷

叅禪門贈澄長老

念起念滅謂之生死當生死之際須盡力提起話頭
若話頭有間斷則謂之生死謂之煩惱若話頭不昧
則正是當人正是自家底也當此不昧時若起他念
則決定被影子惑矣其未透關則如兒憶母如雞抱
卵如飢思食如渴思水此豈做作底心也如此叅詳
密密綿綿思復深思則必有到家底時節勉之勉之
還知四大醜身念念衰朽麼還知四息深厚麼還知
人命在呼吸麼起坐便宜時還思地獄苦麼此是叅

禪人日用事亦點檢點檢

庚戌秋在楓岳山香爐峯有一禪子來自妙香山
訪余曰問諸佛衆生與三途魔障緣起之由勤勤
懇懇遂縷一偈曰問以荅云

若欲見佛性知心是佛性若欲免三途知心是三途
精進是釋迦直心是彌陀明心是文殊圓行是普賢
慈悲是觀音喜捨是勢至瞋心是地獄貪心是餓鬼
痴心是畜生妬殺亦如是起心是天魔不起是陰魔
或起或不起是名煩惱魔然我正法中本無如是事
請君知箇事快提金剛刃回光一念中萬法皆成幻

成幻又成病一念須放下放下又放下舊未天真面

圓覺經重刊募緣偈

文殊達天真普賢明緣起普眼闍觀行金剛辨三惑
彌勒斷輪迴淨慧分證位威德起三觀辨音修單復
淨業除四相普覺離四病圓覺三期懺賢首請流通
此經號密王恒沙諸佛說千聖同一路萬部清淨眼
寶滿三千界持用布施福不如聞此經一字一句義
化衆得四果不如宣半偈功德妙難思真理越常情
而况諸天衆金剛恒守護除灾增福慧財寶常充足
我今毀舊本欲廣圓覺海願諸同志士捨財共結緣

雜著

代智軒叅學啓

弟子大平寺持任叅學智軒誠惶誠恐謹啓于判禪
宗事大和尚大慈尊閣下伏辭方丈軒下月面何若
慮跋千萬弟子退席勢同襁褓之子失於慈母之抱
哀望可言有人指弟子於慈尊稱世諦之具也知身
子之身則可矣知身子之心則未也如劫海迷雲不
勞心力而忽然自空則非慈尊則何也非身子則誰
也慈尊不二之說弟子不一之聞價越千金貴重誓
寶比中之事難與外人論之其欣慰之心欲罷不已

然古之行人以箠尚得鞭羊之句一過高塘者亦有
風雅而况漢光武有言年三十九歲身在師門所更
非一房子之量雖不及之年與之齊矣區區之心竊
慕此耳何圖計志未立鬱鬱還為嶺外之身適使風
塵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此非房子之本懷也此非
房子之本願也房子之懷則為法也房子之願則為
息也古人云知師莫若資知資莫若師伏惟大慈尊
大和尚廣大慈悲命房子倘倭槽廠之任焉則雖未
副古人之原看喫必善應矣如此縷疏雖若繁絮語
非虛騁出於誠志更須俯恤仲春漸暄伏祝起居曼

福謹百拜進啓

禪門龜鑑序

古之學佛者非佛之言不言非佛之行不行也故所
寶者惟貝葉靈文而已今之學佛者傳而誦則士大
夫之句乞而持則士大夫之詩至於紅綠色其紙義
錦粧其軸多多不足以為至寶吁何古今學佛者之
不同寶也余雖不肖有志於古之學以貝葉靈文為
寶也然其文尚繁歲海汪洋後之同志者頗不免摘
葉之勞故文中撮其要且切者數百語書于一紙可
謂文簡而義周也如以此語以為嚴師而研窮得妙

則句句活釋迦存焉勉乎哉雖然離文字一句格外
寄寶非不用也且將以待別機也嘉靖甲子夏清虛
堂白華道人序

內隱寂清虛堂上樑文

庵之成也消吉日以上樑斫松骨為梁割碧雲為蓋
引清風為壁掛明月為燈天地未判也此庵也已判
天地已壞也此庵也未壞于聖芳出沒此庵也長靜
經營塵墨劫前幾見風雲變態本無名字今清虛堂
主人權且安名內隱寂焉驅魔王作護法善神變大
地作真佛國土在此庵在此日也故作文以贊之

拋梁東朝日最先紅金雞初叫慶瑞氣忽盤空拋梁
南飛鶴隔烟嵐百鳥呈何物花精百味甘拋梁西迢
迢玉岑低玉岑擎落日千佛放光時拋梁北山河真
佛國摩訶大法王能白又能綠拋梁上心天同一樣
明月與清風古今無盡藏拋梁下龍潭光照夜源頭
活水長鏡面無塵也伏願上標之後僧鵬弥高佛燈
孤照 君民共享千秋萬歲

自樂歌

清虛子嘉靖乙卯夏初判教宗事同年秋又判禪宗
事丁巳冬解綬入樞樞戊午秋棄笏向頭流有一儒

士譏之曰初得判事也其榮也莫甚今失判事也其窮也亦莫甚無乃惱於身而鬱於心也耶余笑而對曰余曾判事之前也以一衣一食高卧金剛也今判事之後也亦以一衣一食高卧頭流也且也一期生涯在於山林而不在於塵世也是故得失悲喜在於外而不在於內也進退榮辱在於身而不在於性也古之人有坐高堂之上食前方丈不為喜今得判事之類也卧陋巷之中簞食豆羹不為悲今失判事之類也然則其進退也無榮無辱其得失也何喜何悲其喜怒哀樂也發於心而息於口也亦猶烟雲風雨

起於空而滅於空也嗚呼達人所行則物來也順而
應之物去也安而化之自歇自心自調自性而已其
興也無窮故遂歌一曲而歌之歌曰
其止也如如其行也徐徐仰之而笑俯之而噓出入
兮無門天地兮遙廬

頓跋

弟子蕪判禪教事都大禪師某敬盡極樂教主阿彌
陀佛尊容一頓焚香頂禮發大誓願云願我臨終滅
罪障往忉西方大慈尊金色光中蒙授記盡未來際
度衆生虛空有盡願不盡十方諸佛作證明

新刊蓮經跋

清信女沈氏為先考沈義超淨域為現母

壽敬茲願王盡傾所儲板蓮經鑄金像並安于山門
瞻奉供養不絕香火可謂居塵世而玩清虛形女子
而心丈夫也其流於禍福之論俗儒小禁其切於父
母之心聖人大取世之孝子順孫唯能目前甘旨未
能死後追薦吁其為父母之心未圓而為父母之誠
未至也其可謂孝耶是以殄閑其根本大傷其枝葉
者頗衆今之沈氏不忘其舐犢之思如此其俱報存
亡父母恩焉則孝之圓而誠之至也承固有之性而

然歆因宿熏而然歆發於中者見於外見於外者實
生於心歸向佛乘以培其心地追薦父母以修其業
倫恩情並大根枝俱繁其於人子佛子之職分死無
餘憾嗚呼休哉嘉靖壬子春謹跋

祭父母文

維丙子正月朔越十有三日行出家小子無判禪教
事賜紫都大禪師其病卧妙香山深源洞上南臺
草庵具香幣遣人欽告于

父母靈墓之下伏以九天蒼蒼九原茫茫父兮何所
母兮何方人誰無父母我父母之恩迥異他人也人

誰無死生我父母之死實為痛心也追思往日則人
稱其慈而不知其幽間之慈也人識其嚴而不知其
道德之嚴也慈足以撫後嗣嚴足以紹先烈奈何三
子結髮之日小子齟齬之年慈母忽乘於鸞翥嚴父
繼騎於騏尾風悲古木月弔空門小子拜庭也誰訓
詩拜門也誰斷織念父之腸已裂哭母之淚成血窮
天下之悲極人世之慘有甚於此者乎嗚呼痛哉小
子於是隻影飄零名題館學螢窓事罷落髮山林判
禪教事再朝一金闕歲月如流星星白髮尋而二兄
已頽一妹連菱蹄天也天高而莫籲叩地也地厚而

莫訴至於今日斷息雖云佛剎追遠亦是儒綱歎不
忝而思故園則雲容可慘望松楸而想衣冠則風聲
亦悲嗚呼痛哉又念小子初生也膝下掌上父息如
天燕苦吐甘母德如地又念我母乘化之朝則母也
為小子三喚阿只一聲痛哭嗚呼痛哉又念我父乘
化之夜則父也抱小子高枕衾中泊然而逝嗚呼痛
哉青燈挂壁也無復見我母之絲麻故山烟月也無
復見我父之詩酒音容杳漠永訣千秋然幽明一理
父子一氣千里一慟萬拜一獻白髮一兄為我一奠
冥漠有知尚哀鑑之

遠真盧察訪靈几文

某相思十年幽明忽隔九天茫茫九原漠漠平生無
復見彈淚白雲邊嗚呼痛哉伏惟尚享

心法要抄

曹溪退隱清虛休靜述

此事天地不能覆其體山川不能匿其光內窺無積
聚外無盈餘八萬大藏収不得諸子百家說不得博
量所不能知文章句法所不能識言之身垂念之身
差况以言語筆畫真空識量瓶盛法海直饒拈花面
壁猶是鐵裹面皮不識羞恥無慚學者將卷軸打葛

藤從頭穿鑿如瞎狗盲驢之眼其能和會乎兩箇罪人詢法不少慎之慎之如見來學者以沒滋味無摸擦底話頭盡力提起使自悟入始得

佛云真佛無形真法無相學人作揀求法者皆是野狐精外道見若真人迥然獨出不著佛求不著法求則雖見地獄種種惡相猶如空花雖見諸佛種種勝相亦如兒戲不是強為法如是故然我正法中凡聖二見俱錯魔佛二道亦錯無凡聖解亦錯無魔佛解亦錯佛法本空故不可以空更得空佛法本無所得故亦不可以無所得更得也一段靈光廓然虛豁豈

可強是非是故不如常常提起祖師公案盡力參究
以豁然大悟為入門

教學者病

教學者不參活句徒將聰慧口耳之學術矚於世脚
不踏實地言行相違這邊那邊討山討水徒費粥飯
自被經論賺過一生終作地獄滓非濟世舟航也

禪學者病

禪學者習聞成性不求師範野狐窟中徒勞坐睡被
目前緣起事法未能透脫嘴都噓嘔謎子者只作依
草附木精靈亦非濟世舟航也

三乘學人病

夜繩不動汝疑之為蛇暗室本空汝怖之為鬼心上起真妄之情性中立凡聖之量如蠶吐絲自纏其身是誰過歟若一念回光則直是菩提正路千思萬慮夫我心王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八萬大藏収不得者向上一路三千古佛說不及者格外禪旨若此懷虛朗如木石如虛空者於道小分相應學者守死語者常為淨潔所拘只知內守幽閒不知活句上參究者也如雉過嶺但守空株者也

守方便者心如墻壁反以為道滯於寂空無記中他

人斬頭而不覺如此功夫坐到彌勒下生未能打破
如戒賢之類也

捨方便者於牆壁上叅究絕後再蘇慧光發明了了
自知言之不及處如慧可之流也

今學者不知達摩所授二祖語故反引趙州無字上
立前後方便者徃徃有之无可錯也

又有自謂無心方便立安排只伊麼念過殊不知達
宏一一裂下之意未能退步牆壁上叅究可謂埋沒
活祖師意錯下名言者也

又執分別死語坐在空寂中不能閑豁面目者亦守

方便不捨為宗師者學人以心意識商量計度穿鑿
密旨得思量解以湛入合湛為究竟法者不可勝數
是以徑截門活句無滋味之談良久捧喝三句三玄
三要皆禪旨者須祖師活句上即時打破者雖未即
省悟或三日或五日七日至於一生省得去矣

今諸方添補輩只為須著祖師所示徑截方便以實

法指示諸人所以瞎人眼不少亦不可不知

古德有
入故示

爾法與叅意者未得活句省發依教語却將心意識

商量忽然開解者活句者心意識不及處本心王活
也比走斃死句者心意識及處本心王死也比走狗

也

禪教起於一念中心意識及處即屬思量者教也心意識未及處即屬參究者禪也

祖師所示皆是一句中八萬四千法門元自具足故隨緣不變性相體用頓悟漸修全收全揀圓融行布自在無碍元是一時無前後者禪也

諸佛開示頓悟漸脩隨緣不變性相全收全揀圓融行布事事無碍法門雖有具足有脩有證階級次第前後者教也

禪燈點迦葉之心諸祖相傳其本標舉其名默示其

體正脉相承直傳宗源也

教海瀉阿難之口諸佛相傳示以法義回果信解脩
證此萬代依憑正承流派也

自性中般若常常提起祖師法句盡力參究以豁然
大悟為入門一切見聞覺知心地不昧

脩相門般若不知妄本空心本寂真妄別執能所相
治脩習方便為入門一切功用所作心生分別反照

自己面目不慕諸聖解脫者禪家之眼也不說他人
是非常省自己過患者禪家之足也故達摩云悟佛

心宗等無差互解行相應名之曰祖

叅禪門

若欲脫生死須叅祖師禪

祖師禪者狗子無佛性話也一千七百則公案中第一公案也天下衲僧盡叅無字話

昔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一坊舍靈皆有佛性趙州曰甚道無意作麼生此無字念念相連行住坐卧相對目前如一團火近之則燎却面門故無佛法知解所著之處百不知百不會識情思相不到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嘿通擬議得麼沒理路沒心路

沒語路沒滋味沒巴鼻無摸捺底上這一念子爆地
一破方了得生死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伊
底時但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千疑萬疑只是一疑左
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

大抵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上薦得堪與佛
祖為師死句上薦得自救不了

活句者徑截門也沒心路沒語路無摸捺也死句者
圓頓門也有理路有心路有間解思想也

念佛門

念佛者在口曰誦在心曰念徒誦失念於道無益阿

彌陀佛六字定出輪迴之捷徑也心則緣佛境界憶
持不忘口則稱佛名號分明不亂如是心口相應名
曰念佛

梵語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亦云無量光十方
三世諸佛第一號因名法藏比丘對世自在王佛
前發四十八願云我作佛時十方無央數世界諸
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流念我名十聲者必生
我剎中不得是願終不成佛云云

先聖云唱佛一聲天魔喪膽名除鬼簿蓮出金池
又懺法云自力他力一遲一速

三種淨觀

阿彌陀佛真金色七寶池中
大蓮花上坐身長丈六
兩眉中間面上有白毫
右旋轉以停心注想於白毫
觀世音菩薩立左邊而身
紫金色手執白蓮花其天
冠中有立化佛

大勢至菩薩立右邊而身
紫金色其天冠中有一寶
瓶

念佛有四種

一 根和誦
二 思像
三 觀相
四 寶相

阿彌陀佛在何方著
得心頭切莫忘念到
窮無念處六門常放
紫金光

自性彌陀何處在時時念念不須忘
暮然一日如忘
憶物物頭頭不覆蔽
右自性彌陀頌此思像念佛
利根上智不涉口誦行住坐卧語默動靜喜怒哀樂
中思而念之而已
鈍根劣機反此耳

禪頌

無量行門中叅禪為第一
千千萬萬生直坐如來室
欲識這箇事須叅祖師關
發信如大海立志卓如山
日用四威儀盡力起
疑團冷談沒滋味
話頭獨單單
沉識心路絕
丈夫骨應寒
不疑自疑時
當人得力處
得到這田地
可滅生死炬

若不從斯語驢年始得去

歷歷提公案莫浮亦莫沉虛明如水月緩急若調琴
病者求醫志嬰兒憶母心做工親切處紅日上東岑
活句留心客何人作得雙報緣遷謝日間老自歸降
要免三途海須參祖師禪光陰真可惜慎勿等閑眠
做工先發憤為法更亡軀活句自疑破方名大丈夫
趙州關捩子衲僧如打開天竺老和尚鼻孔穿却來
西來祖師意栢樹立庭中可笑南詢子徒勞百十城

念頌

心想一金山手回珠百八反觀念者誰非心亦非物

此須思想念佛

合掌向西方凝心念彌陀平生夢想事常在白蓮花
念佛級開口金池已種蓮信心如不退決定禮金仙
凝心日沒謝娑婆十六觀經聽釋迦無限色聲清耳
目許多天地一彌陀

西方念佛法決定超生死心口若相應往生如彈指
一念踏蓮花誰過八千里功成待命終大聖來迎爾
叅禪卽念佛念佛卽叅禪本性離方便昭昭寂寂然
教家五十五位

五十五位者但息除妄想之後得果所以未滿位前

若到一級則得少為足生知解法慢末後入大覺前
之歷位悉是幻化無可用處故祖師云寧死不踐五
十五位云云

教外別傳曲

世尊拈花迦葉破顏乃至出於口而傳之於後日達
摩廓然無聖六祖善惡不思讓師車滯鞭牛思師廬
陵米價馬祖吸盡西江石頭不會佛法雲門胡餅趙
州喫茶投子沾油玄沙白紙雪峰輓毬禾山打鼓神
山鼓羅道吾作舞斯等先佛先祖同唱教外別傳之
曲也

大抵禪教皆是似言方便為別傳一機三處傳心為
三種根機一代所說於是祖師出來推佛見法見者
實是挑出教意非毀教也故云雲門喫狗子報佛恩
也

直指心印無方便

四祖云汝等十二時中信自心卽是佛心佛心卽是
自心最上一心法傳之開悟汝等求法者應所求心
外無別佛佛外別無心也

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根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
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高心者壯我執

清虛堂集卷之四
三十三
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者為外執
心是佛者為魔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或
不起是名煩惱魔然我正法中本無如是事請君知
介事快提金剛刃回光一念中萬法皆成幻成幻又
成病一念須放下放下又放下舊來天真面

初發心菩薩修行

一切時中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
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智慧是非好醜是理非
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是心自在名初發心菩
薩修行

大乘人修行

一劫瞽色無有滯碍善惡是非非但不運用不受一
劫法亦不捨一劫法名為大乘人修行

禪家知解二字最為病

知解者佛之大病也荷澤為曹溪之孽子者以此也
維摩經云除去所有法華經云除糞取餒皆此知解
處也是故知解之碍正見一似餽飯之祭饑鬼一似
惡水之汚心田也不如者趙州無字也

上根大智自悟處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旨龜跛鼈親諸佛非我徒

清風堂集卷之四
三十四
誰是寂道者汝道與心親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
來行處行

人人本太平

棒頭取證辜負德山喝下承當埋沒臨濟况彼牽枝
引蔓橫說豎說汚却山僧口塞却禪子耳良久東塗
與西抹豈似天真面

當人自肯悟處

學者須自到思量不及言語不及處但提舉不知三
世諸佛從何處出歷代祖師從何處出三界衆生從
何處來耶久久當人忽然默契自肯自悟慧光發明

打破恭禱然後始得入門

伏說三句

三處傳心第一句

華嚴三轉方便第二句

一代所說第三句

自性中本無凡聖二見放下一念猶立現前一念者人人本源心亦是一法亦是靈知之心衆生心外覓伏滯相求伏故伏在西我在東於此各立自性彌陀西方彌陀願學者不惹此見

法中本無病鬼

江月軒懶翁軒号也

江月軒大師謂病僧雲道曰汝若重病未甯是何病

耶是身病耶是心病耶若身病則身則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誰病者若心病則心為受想行識四蘊假名是誰病者然則痛苦者從何處來又不知痛是箇甚麼請如此參商春來春去暮然省去也至囑至囑這病僧看生死二字來處生也不得死也不得天堂也不得地獄也不得畢竟是箇什麼阿耶二字君知否病覺元來病不歸

本法本無見

本法無持把持者小乘見不持戒者眾生見直下無心分別不生是為大乘見故學者不守於緣起門常

常返照自己面日常以祖師活向上絕後再甦始得
又即着見聞覺知超越聲色返求自己者大乘見也
本來面目者自己本分上事本地風光者無生境界
本體本用之間孤峭玄閑破八識本田地禪家木人
唱拍鐵牛哮吼石馬放光之言皆無生中活用苑中
具活活中具苑

師資無傳授處

釋迦貧迦葉富達摩不西來慧可不絀西一法本具
何處覓得

無慧偏見

古者有一老婆使其小女事一道人三十年矣一日
食畢而後其女相抱曰如何道人曰枯木倚寒岩三
冬無暖氣云云此言正是不知習心也如此之見無
慧之偏定內守幽閑者也祖師示法豈禁閑耶雲門
當門劔臨濟吹毛劔豈陰界中事也狂機狂慧所不
及單殺單活好手即今使人人向自己上做工夫須
自悟是宗師手段

禪教釋

清虛病老在西山金仙臺一日行珠惟政寶晶三
德士持金剛五家解問曰般若教中亦有禪旨以
般若為宗可乎病老引古答曰只聞世尊以正法
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不聞以金剛般若付囑摩訶
迦葉也大抵百草頭上有活底祖師意至於鴛鴦
常談實相法况我金剛一句乎不著文字則可讀
一卷經也然洗佛光明非其機莫能窺今日為君
禪教二途對辨而釋其釋也乃古也非今也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禪

門最初句也古德頌云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摩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是此意也華嚴十種訣

世尊後兜率降王宮住胎出胎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至於八涅槃此禪門末後句也有云如月在天影含衆水時無礙處無碍始終一貫則末後句亦是最初句最初句亦是末後句然我禪門中本無如是商量商量則識法者懼也拈頌說誼

世尊初入摩耶胎直與三十三人授授玄記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各傳一人勿令斷絕頌曰摩耶肚裡堂法界體一如卅三諸祖師同時密授記

般若多羅付法傳

世尊在靈山六年因星悟道既知是法之未臻極游
行數十月歲在壬午特尋訪于真歸祖師始傳得
玄極之旨是乃教外別傳之源也梵日國師集

世尊在靈山法會上為迦葉分半座舉花枝示雙趺
對衆密付文殊普賢八萬菩薩衆海罔知迦葉入
處是乃教外別傳之派也梵王決疑經及宗道者

訣曰自迦葉阿難二尊者至六祖慧能大師所謂
卅三也此教外別傳之旨迥出青霄之外非徒五
教學者難信亦乃當宗下根茫然不識

問迦葉阿難位在聲聞豈堪教外別傳之旨乎

答迦葉阿難應化大聖百千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
不異况已授密記者耶正宗記

世尊偈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

曾說一字此固教外別傳之謂也智度論

諸佛說弓諸祖說弦教家無碍之法方歸一味拂此

一味之跡方現禪家一心故云無盡性海合一味

一味相沉是我禪順正錄及真正錄

問圓教中性海則自體雖不可思不可說始修法界

之因終證法界之果若海印則自是證體離因離

果與禪門正宗心印可和會否

答相似而不相似也華嚴雖明無盡法界坐在因果
域內證之者須經見聞生解行生然後證入故未
透義路之窠曰亦未晚十種之病源豈比別傳禪
旨耶海印者雖離因離果自從因果處歸三因果
處有因者始迹有果者終迹也禪門密傳之旨本
無法界之因更無三因本無法界之果更無三果
本無因故無萬行之路本無果故無證果之門况
學者所叅話頭沒語路沒義路沒滋味不滯十種
病不涉全提見亦不涉破病解忽然噴地一發則

自然洞明一心法界亦洞明不思議境界所謂一
聞千悟得大摠持者也况宗師所示手段據法離
言殺活臨時或作青天霹靂或起平地干戈劍刃
上能撲人電光中能觸穿鍼錐上根大智不容思議
於其間也

問頓教中一切法離心緣相離名字相一念不生證
時亦無能入者可與禪門密旨合否

答相似而不相似也頓教一念不生泯絕無寄故坐
在死句坑中然若不洞明一念不生之解則無以
攝此行也圓覺云得法界淨者即被淨解為自障

碍此之謂也若論所證真如則必有能證智體若
有不生妄念則必有所生正念又有從信而至佛
地之迹也禪門密旨則本無一念不生何念驗本
無信位何立信位不立佛地何有雖說最上乘本
無最上乘况學者所叅活句如一團火近之則燎
却面門無佛法措著之處只有大疑如烈焰亘天
忽若打破漆桶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圓
得也然則雖證理成佛只得素法身者可與同論
耶故云祖師傳心處如鳥飛空永無蹤跡也華嚴
疏云圓頓之上別有一宗此禪門之謂也豎禪章

及決疑論

訣曰圓教有無碍緣起之解頓教有離名絕相之解禪門無摸捺没巴鼻

問楞伽經性宗之法達摩帶來要證據心地法門故歷世分付云云可乎

答此亦不可也佛為大慧菩薩大海隔絕處談佛性義意欲激發二乘捨小慕大而已止可在方等部中安可證據禪門耶司古辨今錄

重峰祖師云達摩初來以正法眼藏密付慧可只觀僧那禪師傍傳師執筏堅固不得祖師正法將恐以

愚惑情破滅正法故假說方便云楞伽經四卷是
我心要付慧可無傳之熱則祖門傳楞伽者為僧
那止啼之黃葉耳海東七代錄

問般若經云諸佛從此經出故稱般若為佛母然則
以般若為宗可乎

答亦不可也般若此翻智慧若是智慧則舍利弗為
宗主也般若已前所說法皆為戲論故經云蠲除
戲論之糞也是故當知般若是聲聞舐痔破癰之
良藥耳安可謂禪門之宗主也鑑昭錄

聖住和尚常扣楞伽經知非便捨入唐傳禪法

道允和尚常究華嚴經一日乃曰圓頓之旨豈怒印

之法卽捨之亦八唐傳祖印七代錄

訣曰周金剛之舉火亮西山之冰釋乎大原之間
鼓角海越州之得寶哉至於靈默之回頭良遂之
稱名凡以此也

新羅文聖大王問無染國師曰禪教高下為寡人辨
釋

答百僚阿衡各能其職帝王拱默廟堂之上萬姓以
安王問之大悅無染國師別集

講華嚴座主問螺磯國師曰教之三種根機與禪之

之別傳一機請為我辨釋

答世尊向生死海中張三種網捩人天魚豈將三網
所捩之魚比况雲外注甘露之神龍耶螺磯別集
訣曰禪門正傳之機一似三網之上雲外神龍一
似百僚之上廟堂天子其尊其貴不辨可知於是
教學者五六輩憤然作色問清虛曰禪家發言越
分過度無乃有其眼而無其足乎

清虛正色而對曰禪家具眼具足寧可永劫沉淪生
死不慕諸聖解脫者禪家之眼也不見他人非常
自見已過者禪家之足也於戲世降聖遠魔強法

弱視正法如土塊我之此語政如持杯水救輿火也

五祖和尚云守我本心勝念十方諸佛因指天誚盟曰若我誑汝我被世世虎狼所食學者到此若不生悲感可謂與木石無異也

故古德云重教輕心雖歷多劫盡作天魔外道

此卷惟政行珠寶晶三德士欣受禮謝即通禪教兩堂一日禪教數五十學者俱會一席教者曰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禪者曰我家無奴婢教者曰菩薩觀衆生苦起慈悲心如何

禪者曰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
可度教者曰然則如來有所說法不能度衆生否
禪者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即是謗佛若言如來
無有所說亦是謗法耳其誰聞子教者曰然則一
大藏教無用處否禪者曰一大藏教如標月指
也利根者如獅子鈍根者如韓獪教者曰信解
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行證階級分明豈
非等覺者照寂妙覺者寂照轉煩惱者為菩提
轉生死者為涅槃乎禪者曰等妙二覺擔枷鬼
菩提涅槃繫繫驢橛至於認名認句舍屎塊求佛

清虛堂集卷之四
四十三
求祖地獄業教者曰佛也祖也又如何禪者曰
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教者曰一切賢聖豈
無見處證處禪者曰自眼如何見自心如何證
教中亦云頭本安然自生得失之想心本平等
自起凡聖之見豈非發狂耶教者曰畢境其理
如何禪者曰自己分上本無名字方便呼為正
法眼藏涅槃妙心更有一語付在明日於是禪
教對辨訖各禮拜依位而坐西山曰此一期問
答亦可跋禪教釋也即喚沙彌雙翼書

附錄

金剛山退隱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摠攝 賜紫

扶宗樹教兼登階普濟大師清虛堂行狀

師諱休靜號清虛久住香山故稱西山俗姓崔氏完

山人父世昌辭箕子殿監卒任鄉官曾高祖得龍席

榜於 太宗朝移居昌化故亦以昌化為鄉外祖金

縣尹禹得罪燕山謫居安陵遂為西關之氓師生於

正德庚辰先是己卯母金氏夢一老婆揖曰胚胎丈

夫男子故來賀曰以有娠及生肌骨清徹機神異常

年纔九歲能為辭章邑倅李公携往京師就泮宮居

三年戰藝于館下再屈於人發憤南遊智異窮盡山
川因覽釋氏書至心空及笈者須大丈夫漢乃覺從
前所學徒一虛名於是削髮於能仁長者聽法於靈
觀大師年三十中禪科兼判禪教兩宗事一日歎曰
吾出家本志豈在於此乎去八金剛山獨居彌勒峯
下見山月昇空天地晃然怡然自得作投機詩有三
足金烏半夜飛之句歲在己丑誤被賊援既至上
見招辭無毫毛罪曰上人豈以雲林之客為此妖妄
事乎取詩集親覽御筆賜竹以慰之際壬辰倭賊
陷三京大駕西幸龍灣上忽自憶問左右曰某

上人今在何處豈忘我耶亟使召來來則坐簾外傳
諭時危如此宰相急難卽拜八道十六宗禪教都摠
攝師泣而辭退馳傳至順安法興寺聚僧徒助天兵
王師復西京及賊南走追進松都拜勢相助南渡漢
津陣安城自思年老不能乘銳召其徒推政處英輩
付以徒衆曰吾為國之心雖死矢石無所恨但年將
八十豈可任將故代將而輩須戮力為之乃封摠攝
印上納退入香山舊隱旣平難論功朝廷議曰雖山
人有功不可無賞 賜取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
摠攝扶宗樹教普溥登階凡示人言句不失臨溥宗

風者有本有原吾東方太古和尚八中國霞霧山嗣
石屋而傳之幻庵幻庵傳之龜谷龜谷傳之登階正
心登階正心傳之碧松智嚴碧松智嚴傳之芙蓉靈
觀芙蓉靈觀傳之西山登階石屋乃臨滄嫡孫也此
八代中唯西山大有一回狂瀾正頽綱之力所謂換骨
靈方刮膜金鏡而禪教混雜剖分玉石者寶劍當揮
不犯鋒鋌者杜口靜觀不落寒灰者其誰之功歟東
殺活鉗錘陶鑄群英洗佛祖光明開人天眼目無如
此之盛也其所作制釋迦如來碑文一統禪家龜鑑
一卷禪教釋一卷雲水壇一卷



